

時事問題叢刊

戰後殖民地問題

林雲編

大連大眾書店印行



MG
D 066
2
2

時事問題叢刊

林雲編

戰後殖民地問題

大連大衆書店印行



目次

現階段的殖民地問題	蘇·E·朱可夫 (一)
菲律賓的所謂「獨立」	新華社 (一一)
印度問題	美·費雪 (二七)
印度形勢	林雲 (三一)
英印談判	因 (二五)
越南民族解放鬥爭	美·安德婁·羅斯 (二九)
越南獨立運動與國共衝突的背景	新華社 (三五)
印度尼西亞民族獨立運動的過去和現在	胡愈之 (四七)
馬來亞的今日與明日	新華社 (六七)
阿拉伯聯邦問題	英·杜德 (七〇)
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途徑	蘇·阿爾古斯 (七五)
敘利亞與黎巴嫩的獨立鬥爭	英·阿爾古斯 (七五)
埃及人民的獨立鬥爭	(八一—八五)

現階段的殖民地問題

蘇·E·朱可夫

由於對戰後各種問題的關切的增高，民主國家的輿論界對於殖民地問題，也開始予以很大的注意。殖民地的命運、殖民地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前途，在戰後利用殖民地國家的天然資源問題，關於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問題，以及最後對於殖民地解放的展望——所有這一切問題，在各國不同的社會階層中，都正被廣泛的討論着。

在研究戰後各種問題時，殖民地問題之所以特別被注意，是由於兩個原因：第一、有許多大小國家和民族的殖民地的現狀，經常是充滿着國際糾葛和紛爭的。正因為這個原因，很多外國觀察家都認為解決甚或是部分調整複雜的殖民地問題，是保證鞏固和平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第二、在這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很多的殖民地國家在經濟和政治方面，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這個根據出發，很多人就認為在這次戰爭結束之後，殖民地的現狀是應有一個相當的變動的。

殖民地及附屬國家的絕大多數的人民，他們表示出他們和正在進行反希特勒主義戰爭的各民主國家，是有着熱切的聯系。德國和日本的開謀，希望他們在反對屬於民主陣營的殖民地宗主國家的鬥爭中能得到殖民地人民的援助，可是他們的這些企圖都完全失敗了。殖民地國家和人民，對於侵略者的這一套虛偽的

允諾，是完全置若罔聞的。殖民地的人民，他們雖知道自身所處的情況很複雜，但是他們感覺到他們自己是愛好和平國家的偉大集團的參加者。他們深知法西斯殖民地者的勝利，并不能帶給他們民族獨立，只有完全粉碎法西斯主義，才能使得他們民族獨立的日子更加臨近。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恐怖而的包容一切壓迫的制度，其中也包括着最殘暴的殖民地壓迫。毫無疑問的，它引起了殖民地及附屬國家的人民的必然的憎恨。因此，殖民地的人民，對於反對法西斯侵略勢力的共同鬥爭事業，在過去曾經作了一定的貢獻，這完全是極其自然的。

當戰爭期間，很多的殖民地國家裏都興建了工業，培植出產業無產階級的幹部，在國民經濟的某些部門中的產量也增加了。但同時據許多客觀的觀察家的證明，在這次世界大戰中，殖民地制度整個的講起來，是暴露了許多最嚴重的缺點。在反對侵略的鬥爭中利用殖民地的龐大物資與人力的資源的任務，是遭到了各種阻礙，而這些阻礙正是從殖民地現狀的本質中所產生的。戰爭在很多地方都暴露了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關係的真實性質。

這個情況，就成了目前報章刊物批評目前殖民地制度的一個起點。例如美國的「幸福」雜誌，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間總結戰爭的經驗時，會這樣寫道：

「在這一戰事期間，殖民地帝國的破產，已表示出這些帝國不能保衛殖民地，而殖民地的人民也不能保衛他們自己不遭外來的侵略。」

甚至，假如說「幸福」雜誌對於殖民地帝國的破壞的這種斷然的肯定，是帶着某種程度的誇張，但是

這個雜誌所指出的，說由於殖民地人民的現狀，使得他們自己不能保證自己不受外國的侵略，這是應該認為是一個無可爭論的事實。

因此，在殖民地與附屬國家的現狀問題上，必須而且必不可避免要從事激烈的改革的觀念，甚至已經深入到同盟國家某些最保守的政治階層人士的意識中去，是毫不值得奇怪的。

在討論戰後的前途時，大家常表示這樣一種意見，說必須根據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的大西洋憲章的精神，來重新考慮殖民地問題。可是，大家都知道，大西洋憲章中並沒有包含任何解決殖民地問題的確定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是可以應用到附屬國及殖民地國家的，但是這些原則的一般性質，反而為各種不同的解釋開了一個方便之門。而實際上，這些原則是被各國的代表人士作過各種不同的解釋的。

假如，美國、英國和荷蘭當局，他們都同樣引用大西洋憲章的原則，但是我們立刻就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殖民地問題的看法的差別。美國人首先認為殖民地現狀的這種改變，可以使得殖民地成為大國資本無阻礙投資的勢力範圍和成為美國商品的一個自由市場。

美國的「外交政策報告」曾經這樣表示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國（即指美國）對於殖民地問題的意見：「毫無疑問地，我們的國家非常關心一件事，就是廢除在外國的獨佔貿易，和獨佔資本的制度，其中也包括殖民地的亞洲」。

無疑地，從這裏我們就可以找出一把瞭解美國政界與商界對於殖民地國家的命運，特別是對戰後印度的前途的增高的關切的鎖鑰。從另一方面講，印度的某些人士，他們希望能利用美國資本的趨向，來打破英

國在殖民地的經濟獨佔。近幾年來，美國想參加解決印度問題的願望，是特別的增長了。這特別是因爲美國人希望在對日作戰中有可能盡量地利用印度的資源。美國某些著名的人士的批評，都認爲英國的政策是阻礙着爲了同盟國的軍事努力而來利用印度的富庶的資源。同時美國的實業家和商界，正在擬製戰爭擴大美國與印度的貿易往來的途徑。當然這是不會得到英國的同意的。在印度德里出版的「阿爾密泰·巴孔·巴特尼卡報」，不久之前曾經說，印度駐美國的商務代表團的團長馬漢得拉已被召回，據華盛頓所傳出的消息，這是因爲印度總督不贊成他所擬定的戰後擴大印美貿易計劃。

在英國，大家時常提出這樣一件事實，說在戰爭期間（從一九三九年起），印度不僅僅償還了他對於宗主國的大部分債務；並且由於倫敦的作戰費用的結果，印度在實際上已成了英國的將近五萬萬金鎊的債權人。可是這種情況，并不能改變這一事實，就是印度始終還是在英國的政治與經濟完全管制之下的一個殖民地國家，我們前面引用過的「外交政策報告」，曾經這樣說道：

「我們的一切根據，認爲印度在目前也正像戰前一樣，是全世界所有殖民地中一個最有價值的殖民地」。

美國對英國的殖民地制度的批評，時常是遭到英國方面的反駁的。舉如在去年初美國的「新共和」雜誌上，曾經登了一篇英國自由主義的政論家朱里·赫胥黎的文章，他熱切的證明出英國的殖民地制度，并不是最壞的制度。並且除去英國的殖民地之外，在世界上還有法國、荷蘭、比利時、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及其他國家的殖民地。赫胥黎更進而寫道：「對於大英帝國的批評家們」，他們經常忘掉了一件事

實；就是「經濟的和社會的發展」有時候比起政治上的獨立自主還具有更重大的意義。他在此地就拿黑人共和國里比尼亞來做例子：

「這個共和國是『自由的』，但在實際上這種自由造成了這樣的情形，就是大部分的黑人是被解放了的奴隸中的少數，無能與墮落的人所統治着，而站在他們背後的，就是白種人的企業。」

從另一方面講，美國的輿論界時常對一件事表示不滿，就是殖民地強國都認為在太平洋對日作戰的美國，是一個要將被日本人暫時所佔領的殖民地歸還給它們原主的力量。美國的一位新聞記者哈里斯在「新共和」雜誌上所發表的「英國及其殖民地」一文中寫道：

「由於日本人代替而確立的一種更壞的帝國主義形式的這一事實，不但不能使得土著人民想重新回返到他們白種的統治者那兒去，相反地，却刺激了他們的民族主義的增長。」

在目前已經提出的可能的解決方法，或者是立即宣佈為敵人所佔領的殖民地國家有獨立自主權，或者就是在戰後建立一種附有練達的專家機構的國際管理制度，來管理舊有的殖民地，並準備他們將來的解放。可是這種意見終不能得到英國、荷蘭、法國及其他等殖民地強國方面的贊成。而同時殖民地在戰後必須實行嚴格的改革，甚至必須整個地根本來研究殖民地問題，在民主國家的輿論界（其中也包括英國）是得到相當廣泛的承認的。

爲了和建立統一的¹管理殖民地的國際行政機構的計劃相對立，在英國的人士中間，就提出了一種國際區域管理組織的辦法，這些組織能在某種程度上管制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相互關係。他們提議在這些組織

的組成份子裏，應該有當事的殖民地強國、土著民族和來自其他獨立國家的第三方面的代表人士參加。他們的權利，是應該爲了發展殖民地的自治，而製定出一條經濟與社會政策的總路線來。這種區域組織，同樣地也要做各種調查之類的工作的。

管理殖民地的這種國際區域託治委員會制度，是特別得到英國某些自由主義者的熱烈支持的，他們在這個辦法中，看出了一個克服英美對於殖民地的分歧意見的方法。像爲了協調英美兩國在加勒比安海區域中的領地的利益而成立的所謂加勒比安託治委員會的活動，正是在這一方面的一個具體的例子。

英國自由黨的報紙「曼徹斯特導報」，曾經這樣指出上面所提議的區域託治委員會的性質：

「這些委員會不僅僅要包括在區域中擁有殖民地領土的國家，還要包括其他那些在同一區域中有重大戰略意義或經濟利益的國家。

照這個報紙的意見，區域託治委員會的任務，是在於要將大英帝國和美國相劃分開的「心理壁壘取消掉」。這個報紙繼續寫道：

「除掉讓美國人和殖民地政策的困難有所接觸，并鼓勵他們參加和他們所負的責任相關聯的工作之外，是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的。」

在美國某些人士中間，建立區域託治委員會的意見，是得到贊成的。據美國人士的意見，美國和其他國家參加區域託治委員會，不僅僅應該要負在英、法、荷蘭、比利時等國的殖民地中各民族命運的道德上的責任，還要在實際上參加管理殖民地。可是同時，英國一位對於殖民地問題的權威海萊爵士的「未來

的殖民地各民族」一書中所表示，從英國的觀點看，區域託治委員會不應該擁有執行權，并且他們的作
用，應該只歸於靠互相商討和利用專家諮詢的辦法來使得總的政策「達到一致」。

海萊爵士堅決反對建立國際機關來負起直接管理殖民的任何計劃。他認為英國殖民地發展的最理想的
途徑，並不在於建立一種國際管治制度或者是給殖民地獨立自主權，而只是希望它們能逐漸形成爲自治
領。海萊爵士這樣寫道：

「允許參加各自由民族的大英聯邦組織的前途，應該成爲英國各殖民地的一個理想，這個理想可以鼓
勵他們發展到某種程度，足以被接受入大英各民族人民的大家庭。」

英國殖民地大臣史丹萊今年一月初在美國外交政策協會之前，曾經發揮了同一個思想。他贊成組織區
域託治委員會的意見，並着重指出：「英國不能和其他的國家共享行政責任，它只能單獨地負起自己殖民
地的行政責任」。史丹萊曾指出英國殖民地政策的特徵，說它是一種趨向更可能均殖民地完全自治的願
望，——但這只限於大英帝國之內。

英國殖民地大臣的這個發言，曾經引起美國方面熱烈反響。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華盛頓郵報觀察家林
德萊的發言，他着重指出美國對於解決太平洋殖民地的特別關心。他這樣寫道：

「甚至在許多殖民地要返還它們原有的殖民地領主的條件下；看起來，美國希望在解決管理這些地區
的問題上，能更多傾聽美國的意見。」

不久之前在溫泉所舉行的太平洋學會的定期會議上，曾經擬定了一個特別在太平洋地區中建立區域託

治委員會的計劃。顯而易見的，就是這個計劃的起草人，是想使得英美在這個問題上達到相當的協調。這個計劃建議提供區域託治委員會以足夠的寬大的全權，但同時在管理殖民地時，並不剝奪殖民地強國來考慮管理殖民地的具體步驟的責任。這個計劃特別考慮要給區域委員會以權利，『能使得殖民地當局在該區域中作各種政治決定，來發展在他們管治之下的地區中的自治機構』，同時并給與他們權利，能『使得在這個區域中的任何殖民地國家，爲了改善殖民地人民的幸福而作經濟與社會的一般決定。』

美國的遠東問題專家與文·拉鐵摩爾，在他不久之前所出版的一本『亞洲問題之決策』的新書中，向美國建議要完全和其他同盟國的殖民地政策區分開來，并且決不在任何形式之下利用美國在遠東的軍隊來恢復戰前的殖民地制度。拉鐵摩爾證明出：凡是依賴於無視各民族平等的互利的殖民地政策，而保證『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他是這樣稱呼英國與美國）在亞洲的影響，這都是無益的。

很明確的，英國在考慮到這些批評的意見時，在『恢復』英國殖民地政策上就採取了相當的步驟。今年二月間英國的下議院中關於政府的『殖民地發展與幸福』的法律草案的辯論，是具有極端的象徵意味的。英國的殖民地大臣史丹萊指出，這個計劃是『想提高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擴大購買力和建立新的市場』，『無疑地，英國人一定會得到益處的』。

至於講到附加的經費用到什麼地方去，史丹萊認爲必須用於將來組織和重新訓練殖民地軍隊員的士兵。除掉發展土著人民的技術裝備之外，史丹萊還又指出必須建立飛機場和發展殖民地的空運事業。

獨立黨的議員布朗在辯論中會說，他不相信這個法律草案會使得英國能解決殖民地問題。布朗着重指

出必須重新研究對於這個問題的整個態度，并且表示出這樣一種懷疑；就是根據英國爲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能够像殖民地的人民自己處理得一樣好或者還更好的說法，認爲英國并不能因此「就證明地球上四分之二的土地應是大英帝國的領地的。」

保守黨的議員文泰爾頓爵士，認爲這個法律草案是「一個有遠見的政策」的起點，「這個政策應該洗刷掉英國政策的聲譽上的一個可恥的污點，而大英帝國爲了這個政策，好多年以來都是留在停滯與緩慢發展的情況中的。」

在作辯論的結論時，英國的殖民地大臣史丹萊表示他所提出的這個法律草案，並不是對於殖民地問題的一個決策，僅僅可以視爲是向着這個方向所作的一小步前進。

在英國對於殖民地問題必須「改革」的原則上的承認，有時候就引起了各式各樣的草案與計劃的出現，但是這些草案與計劃，和對於殖民地問題的顯然陳腐了的觀點的再評價，還是相距非常之遠的。例如一九四四年八月間英國「國民評論」雜誌上所發表的一篇R·史托克斯的文章，就總結了關於殖民發展的各種不同的計劃。在他所列舉的許多計劃中的一個所謂「殖民地發展的建設性的計劃」，可以說是對殖民地問題最反動的固執觀點的一個顯明的證明。例如在這個「建設性的計劃」中，有一點是建議不要讓英屬非洲的居民受現代化的教育，因爲他們「沒有一種確定的宗教基礎，因此這種教育帶給他們的會是多於益處」。

天主教派的領導人士，也提出了對於殖民地問題的類似的觀點。天主教「國際和平協會」的代表人卡

羅蘭，曾引用過羅馬教皇在一九三八年秋天所作的一個指令，說：「真正的殖民地政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去開化劣等才能的種族。」

從此可以看出，對於落後的與附屬國家的人民的這種充滿了種族的、優越的和殖民地者的精神看法，還是相當頑強的。這種精神也滲透在許多關於殖民地問題的演講中與發言中。有時他們時常準備一種對於許多國家的殖民地現狀改革的世界輿論，可是這種改變只限於是外形的，而不是政治經濟關係的本質的。這就可以證明關心保存自己在殖民地國家中的地位，以及永久保存殖民地制度的許多強有力的影響的所達到的程度。

毫無疑義地，這些力量對於取消或者甚至緩和殖民地壓迫的任何肯定的步驟，一定要作頑強的抵抗。但是同時也可以看出，就是奴役千百萬人民的殖民地制度，是全世界社會進步道路上的一个特別危險的障礙和反動影響的堡壘。取消這個障礙，就是符合大國家和住居在這些國家裏的人民，同列於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一條共同的河流中的必要條件。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解放日報)

菲律賓的所謂「獨立」

新華社

今天（七月四日）菲律賓被宣佈給予「獨立」了，這次菲律賓的「獨立」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四十六年前的事。

本來菲律賓的獨立問題來歷已久，早在一八九八年以前，菲律賓人民在向當時統治他們的西班牙人進行獨立革命時，其革命先烈黎薩氏曾以爲富於民主傳統的美利堅是可以幫助菲島獨立的，他曾奔走呼號，籲請美國援非。一八九六年美國果然對西班牙宣戰，菲律賓人以爲美軍真的幫助他們獨立了，但是同年十二月，美西簽訂巴黎和約時，急於追求殖民地的美國帝國主義者，却把菲律賓的獨立要求忘得乾乾淨淨，而用兩千萬美金把菲島買爲自己的殖民地，並在此後十一個月內，殘暴的把菲律賓向美國宣佈的獨立戰爭鎮壓下去。

一八九九年，美國第五十六屆國會辯論佔領菲律賓問題時，共和黨議員薛伯利說：「東方是銷納美國每一磅剩餘麵粉、玉米和棉花的市場……現在已不難預料，馬尼刺即可成爲美國在東方的商業首府。今後我們應在中國進行最大量的貿易，中國是我們天然的顧客，太平洋是我們的海洋，菲律賓是我們東方的據點，可成爲東方貿易的樞紐。……」寥寥數語，把美國對菲律賓政策全盤托出，而且四十六年後

的今日，依然代表着美國的政策。

太平洋戰爭中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軍很快的就從菲律賓撤退了，菲律賓人民遂淪入口寇的鐵蹄下，菲律賓人民不甘被奴役，他們挺身起來反抗，他們組織了人民抗日軍，為菲律賓獨立解放事業戰鬥了三年。這支武裝，是一九四三年三月由一些工人領袖、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及農民領袖組織起來的，在中部呂宋的農業區發動游擊戰爭，它擁有三萬正規軍和五萬名後備隊。在三年戰爭期間，它與敵偽作戰一千二百次，斃傷敵人估計有二萬五千名之多，此外它沒收了與日本合作的地主的土地，把它分配給農民，民選的地方議會建立起來了，地方政權也形成了，在奧斯敏納政府回到菲律賓以前，它管理着人民抗日軍所解放的地區。美軍部隊在仁牙因灣登陸以後，所以能容易地向馬尼刺推進，也是由於它的行動主要是在人民抗日軍的解放區內。美第六軍的克魯克將軍論及人民抗日軍的功績時稱讚道：『我所知的隊伍中間，人民抗日軍是一個最好的戰鬥部隊。』

美軍重臨菲島後

一九四四年十月美軍在菲律賓登陸，菲律賓人以爲他們的光明時期已到臨，他們以鮮花和熱淚來歡迎他們，人民抗日軍積極配合作戰使美軍減少許多犧牲。

但是美國反動派怎樣報答菲律賓人民的鮮花、熱淚和戰鬥呢？去年十一月美亞雜誌說道：『美軍進來後所採取的第一個步驟，便是遣散人民抗日軍，要他們繳出武裝，那怕當時對日戰爭尙在進行中，人民抗

日軍解放區的絕大多數民選地方官員被橫加撤職，人民抗日軍的正副指揮官達拉克與阿里安蒂譚於一九四五年四月被投入監牢裏。」一九四五年七月美國『民族雜誌』發表一文，坦率地說：『駐菲美國指揮官明白表示，這種鎮壓的動機，是由於恐懼人民抗日軍所主張的土地改革。』

菲人民期望美軍來後，那些賣國賊及法西斯份子能得到清算，但是美國反動派的態度怎樣呢？上述美亞雜誌說：『當美軍抵達菲島後，羅哈斯從日本統治下被『解放』出來了，並且在麥克阿瑟個人擔保下他卸下了與日本合作所應負的責任，隨着他被委任為麥克阿瑟部下的旅長。在這種有力的支持下，羅哈斯就任菲律賓參院議長，並成為掌握大權的參院任命委會的主席，羅哈斯的助手朱烈達也被選為衆院議長。』

附••••• •••••份子的天堂

麥克阿瑟還幫助羅哈斯積極清洗政府中的抗日份子，羅哈斯在政府中僅有的敵人便是兩個抗日領袖——內政部長康費斯與國防部長加比里，羅哈斯以其任命委員會主席的權力，迫使康、加二人去職。當時奧斯納納總統屈服了，顯然這是由於麥克阿瑟勸告的結果。這樣一來，菲政府便成了清一色的非好和法西斯份子的政府，而非國會的四十五個議員中，落水份子便佔了七十個。他們第一件工作便是補領過去三年議員的津貼，一時全非譁然。

美亞雜誌說：『自菲律賓解放以來，在那裏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顯示美國的權勢是被用來加強舊的統治集團，以便致力於鎮壓人民的力量。』這句話確切地道出了菲律賓的實際情況。無怪乎菲進步議員比

利美夏所說地說：『解放後的菲律賓，是附敵份子的天堂。』

羅哈斯的罪行

今年四月，非對羅哈斯出參院議長一職而為總統，這走曠古未聞的怪事，頗出一般人意料之外，因為羅哈斯起入反敵說振奮，根據美國報章雜誌列舉的罪狀，主要便有下列數點：(一)戰爭時期即投降敵軍，並協助日本進攻菲律賓；(二)寫信勸游擊隊投降，前奧斯敏納政府國防部長加比里就接到過他的信；(三)任偽『獨立預備會議委員』；起草偽憲法；(四)一九四四年任維列爾偽憲政府的經濟計劃主席，不久又任不管部長；(五)搜刮糧食，供給日寇，並破壞游擊隊對糧食的封鎖。這次當選為副總統的李玉禧，是個頭等奸份子，在巴坦半島血戰方酣時，他曾自請降旨，以後又出任偽國務委員。羅哈斯的罪跡至為明顯，但還是當選總統了。

羅哈斯當選總統後，夫駐菲高級專員麥克納特立赴其私邸拜訪，嘉賞備至，旋邀他赴美參見夫總統杜魯門，麥克納特復替他洗刷奸罪名，以個人人格擔保羅哈斯為『愛國者』，杜魯門亦曾聲明說：『羅哈斯將軍一如奧斯敏納總統，將獲美政府在美菲關係上的全力合作。』美國『強力把羅哈斯扶植上台，硬壓在菲律賓人民頭上，其目的是由於麥克納特圖能延時間，不給菲律賓人民真正的獨立，如羅哈斯成功，他是會報告美國所贈恩惠的。』菲民主領袖之一哥洛賓在今年一月馬尼刺的復員群眾會上這樣告訴聽眾。

獨立的枷鎖

美國所要維哈斯報答的是什麼呢？這就是接受所謂卑爾法案和泰一菲島獨立××法案，這些法案的王

要內容爲：在經濟上菲律賓應給美國以若干貿易上的獨佔權，類似英國的帝國優先權，自非輸美的主要貿易貨物糖、椰乾、椰油、燕煙類等超過一定限額，則須禁止。美國商人可以在菲購地置產，經營一切工商業，享受與非人同等權利，但菲律賓商人在美國則不能享有同等的權利。在軍事上，應允許美國在菲保有軍事基地。

五月下旬，羅哈斯自美返菲時，與美國簽訂了四萬萬美元的貸款協定，同時美駐菲專員麥克納特稱：『菲島在七月四日獨立以後，將繼續爲美國國防安全體系中的一個完整的部分』。這說明被美國反動派扶植的好人羅哈斯已滿足了其主子對菲律賓的要求。

菲律賓人民當然反對這種法案，馬尼刺各報紙把這些法案稱爲『菲律賓獨立的笑話』。

太平洋上的外約旦

綜合上面所說，美國反動派在菲律賓所扶植的政府『獨立』以前，已在政治上爲自己造成了在菲律賓的可靠的代理人，在經濟上使菲律賓固封於殖民地的地位，在軍事上使菲律賓變成美國在遠東的『外約旦』，這就是今天菲律賓被給予『獨立』的全部內容，這和廣大菲律賓人民多年奮鬥民主人士主張的和要求的獨立毫無相似之點。

當去年『西行漫記』的作者史諾到達菲律賓時，一個非人對他說：『美國在四十五年前征服我們，現在又正在『解放後』的我們從經濟觀點來征服我們，現在和當時的狀況並無兩樣。』還有一位氣憤地說：『美國人在一九〇一年阻止了上次民族革命，現在你們的軍隊回來，又恰巧阻止了另一次革命，我們這一

次的革命，是消除我們那些法西斯份子。」菲律賓人民的獨立鬥爭並未停止，他們的獨立鬥爭是和反奸、反法西斯份子聯系在一起的。

今天菲律賓的所謂『獨立』，應該成爲中國人的嚴重警惕，因爲那些美國的帝國主義份子，正準備把中國改造爲菲律賓，並且叫中國人向菲律賓的地位看齊，中國的寡頭統治者正在響應美國反動派的號召，準備把中國變爲殖民地；而且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一部分中國領土，已經開始在走向菲律賓的道路。中國人民是堅決反對走菲律賓的道路的，中國人民和菲律賓人民要堅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份子的殖民地政策，堅決反對那些賣國求榮的中非吉斯特份子。

(一九四六年七月六號大眾日報)

印度問題

美 費 雪

印度問題用討厭的話說起來，是「非常複雜」。

有一件事使印度問題變得比原來更加複雜：英國的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本身，爲了宣傳，只告訴大家真相的一半。英國的印度政府實行的是帝國主義政策，所以對美國只告訴真相的一半；印度國民大會派的不肯完全吐露事實，則是因爲它怕英國和回教聯盟佔了便宜；回教聯盟爲了防止印度教的控制，所以堅持組織獨立國家。

那些堅持大不列顛願望要見一個統一的印度的人，常常忘記英國的印度政府在保持印度分裂的工作中是一個什麼角色。一個民智閉塞的國家，內部又有很多宗教、政治、地域的衝突，對一個傳統上精於「分割政治」的國家是很大的便利，在歐洲各國向外擴張的全盛時代，英國用挑撥離間的手段征服了印度，用同樣的辦法，他們成功地保持他們自己的地位，並控制了這個大英帝國的基石。

如果印度的主要政治黨派能夠團結，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就不能延續這樣久。但是它們不團結，在目前情況下，它們也沒有團結的可能。

在印度政局中，主要的最不幸的要點是印回兩派的政見。這是由於宗教、政治社會的原因。但在兩派

的經濟政策方面，並沒有什麼重要的差別，國民大會以爲它代表全印度（包括回教印度），這個宣傳並沒有多大的根據。這是國民大會在一九四二年八月革命中所以慘敗的原因，要是國民大會真的得到回教的支持，情形也許會完全不同。

但是印度的英國政府並不是完全靠政治黨派的意見不同來維持的，在印度，還有其他的因素支持英國的統治。印度的土邦王公控制了全國約三分之一，並且實行絕對專制，他們治下的人民佔全印人口總數約四分之一，他們組織一個很有力量的堡壘，國民革命運動曾經侵入這些土邦，一九四二年國民大會發動革命，這些土邦內也有起事，但是，這些「土皇帝」對英國保持忠誠，救平亂事。土邦王公之外，印度的軍隊也支持英國統治者。另外還有許多集團惟恐英人一旦離去，他們特權發生危險。最後，英國政府的「薪金名單」上的印度人有好幾百萬——包括警察、公用事業、鐵路、郵政、電報等方面。

印度人對英國的怨恨是深刻的。這是由於一九四二年八月印度革命前後所引起的仇恨，以及印度政治犯所得到的待遇。很多印度的政治犯，將來釋放出來恐怕健康都已毀壞成爲病人或半病人。很多人在獄中過了一年左右便受不住煎熬而死。

我還從可靠方面聽到，有許多印度政治犯受到酷刑。這種事情常在警局裏發生；警局爲要取得口供，或羅網他人，常不惜用刑。據說，最普通的一個辦法，是在那個犯人的牢房裏日夜不息地打鑼（或者別的金屬片），使犯人不能睡眠，非常難受，最後不得不招出來。

英國的印度政府的警務部總部設在德里，警部人員遍佈全印各地，是一個很好的組織。全國知名或半

知名人物他們都保有記錄。沒有一個印度人和政黨發生關係或與政府不合，或被懷疑有「危險思想」，他的居室能够免於搜查。收藏一本被禁的書或小冊子便有坐牢的可能。報紙的監督極爲嚴密，這種監督由遍佈各大城市的所謂「報紙顧問」維持，印度報紙如果刊登政府不喜的政治新聞或評論，將被罰繳存若干保證金，如果這報紙繼續發表與政府政策不合的新聞，保證金便被沒收，另須繳存更多的保證金，這樣下去，報紙如不改變立場，便無法存在，有時編輯們也會被拉去「吃官司」。

受新聞限制不只是印度報紙，在德里和加爾加答出版的「政治家」——二張在印度出版的著名英文報紙之一——也早爲印度總督所不喜，現在的編輯是一個典型的文雅英國青年，相信公平與適當。他的前任因爲在社評中說得太坦率而去職。他的名字是阿瑟·莫爾，他對英國政府和印度政黨都自由批評，一九四二年夏天，他寫了一篇社評，暗示林里斯哥爵士應該辭去印度總督職務，不到幾星期他便丟了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覺醒的印度政治意識普及印度全國，印度人民責備英國食言，不允他們有較大的自治。印度農民的態度變成冷淡，有時公開表示敵意。今天，在全國性的反英運動下，英國在德里與其他各地的官員發現他們已失去他們統治人民的信仰。

德里以及全印各省的官僚制度，管理土邦的機構，都是非常陳舊的。它不要個人自發的行動，不能自動的人纔能在裏邊做事。一切政令都是爲了政府的利益，不是人民的利益。自地方政府以至德里的中央政府，都和人民失去直接的接觸，以致與外界完全隔膜。

行政腐敗是今天印度問題的中心，這樣說，不是減輕印度問題的複雜性。但是，不論印度和印度人民

的缺點如何，不論進步如何困難，進步是遲早要到來的。印度的政治運動，基於廣泛的人民大眾出聲的或沉默的改良或進步的要求。印度的政治領袖們，相信在英國統治下，公共衛生、教育、有計劃的工業化、農業改良、提高生活水準等等方面，都是不能有所希望改善的。

印度政府的無能，在任何一方面都顯示出來。最標準的例子，是印度全人口仍只有十分之一是識字的。人民健康與生活，一天比一天壞下去。

基本的問題是並沒有很公正和規矩地去處理。過去有很多英國調查團到印度來研究農業、教育、公共衛生等問題，但他們洋洋大觀的報告書，不是說些不切實際的高論，便是被束之高閣。英國對印度從不向遠處看。那些派到印度來的官員們，除了想家以外，什麼好事也沒有做出來。

亞洲戰後政策的基本問題是印度和東南亞應否為少數「母國」而受剝削。有人說，亞洲的殖民地不夠資格自治。但是，現在已經證明在外國統治之下，他們永遠不會有資格自治。

（原文載一九四五年九月號「亞細亞」雜誌，美新聞處譯稿，轉載自一九四六年三月三日解

放日報。）

印度形勢

林雲

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後，特別是今年二月以來，印度人民獨立運動又趨高漲；英國派遣內閣使印代表團赴印，正是印度形勢緊張的結果。這裏特就印度目前形勢作一概括敘述與分析，以供參考。

印度與中國同稱人多（印度人口四萬萬）、地大、物博的東方古國。但不同的，印度是英國獨佔的殖民地，同時它雖然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國，但資本主義比中國較發展（如照製造品的生產而論，它在世界工業國中要佔第八位），有較多的民族無產階級（產業工人四——五百萬，農業工人二千一百餘萬。此外，商業僱員與機關僱員各有四百萬——他們是「精神勞動者」）。印度年產將近二百萬噸鐵，一百萬噸鋼，有佔世界三分之一的錫，雄居世界第一的烟與茶，世界第二的棉與米……然而，無盡寶藏，只是英帝國主義榨取的對象，只是所謂「英帝國皇冠上的寶石」；印度廣大人民却是處於極端困苦的景象中。

印度人民爲自己的獨立與解放的鬥爭，從十九世紀便開始了（這裏不可能詳細介紹）。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說戰後給印度獨立，但事實證明是一種欺騙。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當日寇侵至印度邊境時，英政府也曾宣稱所謂「保證於戰後儘速」幫助「印度享受自治領所享受之同一自由平等之地位」。在戰爭中，

整個印度不但成了英國軍事重要據點，而且成了英國軍需、原料、人力的重要供給地，印度軍隊更在各戰場協助英軍作戰，樹立光輝的戰績。但戰爭結束後，英政府對印政策並未改變。然而，反法西斯戰爭促進了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覺醒，民主運動磅礴高漲，殖民地民族獨立運動已普遍興起。英國當局企圖「一切照舊」，維持其統治殖民地的舊秩序，但印度人民是再不能忍耐了。

同時，嚴重的飢荒威脅着印度人民的生命。戰爭中，因飢荒餓死的印度人超過三百五十萬，這比因戰爭所損失的人數要多好多倍。現在遭受飢荒威脅的印人在一萬萬人以上，據說如得不到四萬萬噸穀物的救濟，又將有五百萬至一千五百萬人要餓死！造成這種嚴重飢荒的原因，決不是英國統治者所說的什麼「天災」，真正的原因在於農村社會關係。印度人民百分之七十以上都經營農業，但大部分土地都屬於地主，農民則遭受苛重剝削，百分之七十都是最貧苦的佃農與僱農，他們平日都不得溫飽。而封建勢力與半封建勢力正是英國統治殖民地的主要支柱，雖然印度飢荒嚴重，英國政府是不會採取違反地主高利貸利益的政策。如目前印督提出兩項具體建議來：「防止飢荒」，一是減低已窮可憐的居民口糧，一是從外國輸入糧食。大家一看就可明白，後者是遠水救不了近火，況且印度本來就是大產米國；前者則是叫已經餓得快死的印人再餓一些。

如上所述，印度人民在戰爭中的覺醒與嚴重的飢荒，便是印度人民目前反英鬥爭高漲的兩大基本原因。尼赫魯曾說：『非獨立即餓死！』這句話是確實反映了這一情況的。

從二月中旬以來，印度人民反英鬥爭（以孟買為中心），便以戰後的空前規模展開了，在暫時被國民大

會領袖的怯弱與英軍炮火鎮壓之後，三月間又爆發了幾次新鬥爭（以新德里爲中心），許多共產黨員會遭逮捕。

印度人民這種大規模的群眾反英運動，已造成了印度目前緊張的形勢。這在英國通訊社的廣播中是不可多見的。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透視：在三月下旬英內閣辯論中，曾於戰後隨英議員代表團訪印的尼哥爾森說：『印度對英帝國主義痛恨已極。』另一閣員考夫說：『遍及全球而在印度更激烈的要求自由的巨流，實無從阻止。英國如不承認印度有自主自決和完全獨立之權，勢必造成流血事件。』連英相艾德禮也說：『印度民族主義的潮流甚爲汹涌，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另一方面，有這樣一件具體事實：三月下旬，孟買有一個印度水兵拒絕向英軍官敬禮，英軍官罵了一聲『下賤的苦力種』，這一下立刻激起全營印度水兵的騷動而舉行罷工，英當局將罷工水兵囚禁，結果孟買許多海軍兵營的印度水兵羣起響應罷工，並舉行暴動，要求改善惡劣的生活，並要求從東印度立即撤回印度軍隊。這不正是一種『星火燎原』的形勢嗎？

很明顯的，英國之派遣內閣代表團赴印，完全是由這種嚴重形勢所引起的。印度人民對它很冷淡，國民大會領袖尼赫魯表示『對該代表團並不歡迎，印度從來沒有與代表團一類東西有過快樂的歷史。』戰後英工黨內閣並未改變過去邱吉爾的對印政策，雖然現在口頭上『允許印度自治』，但從事實上看來，使印代表團將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解放，從來不是統治者所賜予的。印度人民正在爲建立自由、獨立、民主、

幸願的印度而鬪爭，要從鬪爭中來求得自己的解放。二月來的反英鬪爭雖然被鎮壓，但這可能成爲印度人民更堅決鬪爭的序幕。印度人民目前的反英羣衆運動，正是印度存在着重大事變的預兆。

英印談判

因

在新德里舉行的英印談判，自三月下旬開始以來，迄今已將一月。四年以前，英印之間曾有過一次談判，然而結果却因英方固執保持其特權，不允予印度人民以真正自由獨立而毫無結果，而且，英方還採取了暴虐的手段，將國民大會黨諸領袖逮捕入獄，嚴重打擊了印度人民的獨立運動。自那時以來，四年過去了。但時間並沒有白白消逝，這次英印談判所處的環境已經大大不同於過去了。

在過去四年中，印度人民的獨立運動有了很大的發展。印度的工人（在全印職工代表大會的領導下，該會於去夏有會員五十萬人）和農民（在全印農民聯盟領導下，該聯盟去夏有會員八十餘萬人）為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鬭爭，已更加覺醒和有組織性了。不久以前的孟買、孟加拉省等地的同盟罷工、罷課、罷市、以至大批印籍海軍起義，就是明證。印度人民對反法西斯戰爭有重大的貢獻，現在他們起來要求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果實，他們要求英人離印，要求完全的獨立。同時，在英國殖民地統治者殘酷剝削下的印度，戰爭以來即處在慢性飢餓的狀態中，曾餓死了三百五十萬人，而現在糧荒的情形更為嚴重，如果不能輸入二百萬噸糧食救急，則數月內將有五百萬至一千萬人餓死。這種空前的災難正在使印度農村在騷動中。從這兩方面情況看來，說英帝國在印度的統治有如坐在快要爆發的火山口上，一點也不算過分。

正因這這種情況下，迫使英國不能不重新考慮對印政策。假戰前那樣的十足殖民地方式顯然是不可能繼續下去了。怎樣辦呢？當這次英使訪印使團出發之前，英相艾德禮曾宣佈允許印度自治或獨立，但『希望印度仍留在大英帝國內』。關於這一問題，英國使團在新德里的談判中，決不會超過『希望印度仍留在大英帝國內』。而和緩印度獨立的要求；另一派則認為可在工業範圍內讓步，贏得印度工業家的支持，並因此而可轉移羣衆對獨立問題的注意。英國使團的對印方案很可能就是包括在上述兩種意見之內。

至於談判的另一方——印度的態度怎樣呢？自然，印度人民的利益是要求百分之百的獨立的，正如印共書記約西向英國要求的一樣。印共雖然是代表了人民真正願望，但他並沒有被邀參加這次談判。而現在負起對英談判主要責任的乃是國民大會黨和回教同盟諸領導人物，他們却很難說也堅持這樣的要求。不久以前，印度大資產階級的代表甘地、尼赫魯等，一方面會宣佈要求獨立，並且揚言如果英國不允，則會發生『革命』；但是另一方面，當羣衆真正行動起來進行反英鬥爭，例如當印籍海軍起義及孟買羣衆示威時，他們都斥責所謂『煽動份子』，叫羣衆不要『妄動』，而要『由和平途徑趨向獨立』。而且，人們還記得國民大會黨的上層領導機關曾於去年決定開除該會組織中的共產黨員，這同樣是印度大資產階級害怕人民的表現。

從英國方面企圖以某種程度的讓步以緩和印度獨立運動，和印度大資產階級代表害怕人民羣衆起來爭

取真正的民族獨立這兩方面看來，目前的談判之達到妥協的結果，並不是不可能的。據最近電訊報導：印度中央省革命人士對現在進行中的英印談判表示不滿，他們說英國大資本家和印度大資本家企圖建立聯合戰線，反對全世界革命勢力，特別反對蘇聯。

不過英國殖民地者和印度大資產階級之間的妥協，並不是一下就可以辦到的，因為他們之間還有矛盾。英國資本家想作儘量小的讓步，以保持對印度的控制；而印度資本家則儘量爭取自由活動的條件，以減弱英方的束縛。據英獨立工黨政治秘書布各克或表示：『英使團正在印度壓抑國民大會黨和民族主義運動』；這自然又使談判很難達到協議。

在英印談判中另一困難，是國民大會黨和回教同盟之間在印回分治（即巴基斯坦）問題上的糾紛。國民大會黨主張獨立之印度由國民大會黨來統一，而回盟則堅持巴基斯坦（即印回分治）。這種分歧本為英國對印分割統治的結果，再加上印回兩方在宗教與種族上等級上的差異，因此又被英國利用來作為不予印度獨立的藉口。實際上，不管印度回兩黨在內部問題上意見如何分歧，但要求英人離印是他們一致的意見。退一步說，回回之間縱有分歧，但這也不是兩黨廣大羣衆的意見，兩黨廣大羣衆要求兩黨領袖迅速妥協，以便共同爭取獨立。據路透社倫敦四月六日電稱：『有些跡象顯出兩大政黨的下層羣衆已經對他們的領袖不能達到協議而感到厭煩。』並且，傳說回教同盟分會特電金納建議回盟應與國民大會黨共同組織政府。因此，如果把壓在印度人（包括印度教徒與回教徒）頭上的英國殖民地統治推翻，沒有英國從中挑撥，印回之間的問題是完全可以由印度人民自己來解決。同樣的，如果國民大會黨與回教同盟諸領導人物真正關切印度人民

獨立的要求，了解互相傾軋只有利於英國，則兩方的分歧是可以達到妥協的。

日前英使團抵印已逾一月，對於印人要求之獨立問題迄未解決，不來人民對他請之來談判，就表示沉默，現在就更趨晦澀，其跡遂社會黨於四月二十一日電稱：獨立黨機關雜誌『新領袖』訪員稱：『印度人自己有了普遍的信念，即英內閣使團不是因工黨政府急於履行它的諾言（按指自治或獨立），而是因爲印度人可怕的罷工運動，有如火山的前聲一樣。』

『新領袖』的估計是不錯的，英使團的目的就是爲了鎮壓羣衆運動，這也可從英使團代表之一亞歷山大爵士所說看出來，該信說：『解決印度問題以防止印度暴動的爆發有巨大的重要性。』但這僅僅是統治者一方面的理想，印度廣大羣衆他們已不是羔羊一樣任人宰割了。他們已漸覺醒，他們對談判不滿，對印回分岐不滿，對印回少數領袖包辦對英談判不滿。印度人民新興的力量正在生長，一直到使印度獲得自由。

（載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九日解放日報）

越南民族解放鬪爭

美·安德婁·羅斯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天，西貢的大鐘剛報時上午三點鐘，荒涼的街頭出現了一支三百人的部隊，他們都頭戴鋼盔，肩佩洛林十字徽，手提各色兇猛武器，有衝鋒槍，手榴彈，手槍與來福槍，他們都竦然沉默，令人可怖。法國人又回到越南來了。一清早他們就佔領了各重要建築，俘虜了安南獨立政府外長蔡區博士，並肅清了裝備縹劣的越軍守衛，街口上架起了機關槍，寫着『誓死打倒法國專制壓迫』的旗幟已被撕下。

這一小隊英國裝備的法兵奪佔西貢也就是法國對付越南共和國的第一個重大打擊，越南共和國內越南民族主義者建立，當時還不滿一月。以後一個月內就有大批法國海軍開到，載來了法國精銳陸軍，逐漸在英軍協助之下，在這法國稱爲『太平洋上的洋台』的地方恢復了兇殘的統治。

越南是值得一爭的。它幅員廣達二十七萬五千方哩，比法國還大三分之一，居民二千三百萬，是世界主要的米倉之一，可供橫徵暴斂的原料富源，也是資本輸出的一個重要市場。一九三九年越南輸出米量爲全世界輸運米糧總量的四分之一。同時它是遠東最大的煤塊輸出地，天然橡皮世界第三位的出產地。

已故羅斯福總統會稱越南是遠東統治得最壞的殖民地。他有感於法國殖民政策的殘酷專橫與缺乏遠

見，曾要求以國際共管來代替法國統治，羅斯福總統的主張顯然有若干多理由作根據。法國統治越南七十年，越人只有百分之十一識字。物產雖豐，人民却遠被迫充任莊零工，日得三四角工資，住陋巷，得不到溫飽。越人以這麼少的收入，還被當作法國貨的市場，同時法國的殖民地政策絕不容有競爭性的便宜貨由別國輸入，也禁止當地工業生長。說起來是令人難信的，法國政府經營鴉片與酒類專賣，爲了利潤，曾不惜鼓勵越人吸食。越南人民對政治毫無發言權，因爲政府完全掌握在法人與少數越南貴族富紳手裏，後者因爲與法人分享統治，都已大發亡國財。此外還有安南銀行的獨佔性統制，該行各負責人會竭力破壞每一比較開明的措施，後來事實證明他們都是法國最熱心的親德的通敵合作分子。

革命的民族主義的興起

在法國帝國主義與越人政治和經濟各種要求的尖銳對立之下，民族革命的浪潮應時而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十年，越南每日發生反法行動，反省院內充滿了安南革命青年。這時期會被稱爲「暴動時代」。大戰以後民族革命運動愈加高漲，戰時爲法國當兵或充勞工的幾萬安南人返里後，一致要求改革政治經濟情況。這時中國的革命運動方興未艾，正在廣東附近集結實力，越人也很受影響，大批安南青年奔赴廣州，投入黃埔軍校，當時該校係由蔣介石與共產黨人周恩來主持的。

當時許多青年越人都已身受胡志明的影響。胡氏現任越南共和國臨時政府首任總理。他生於一八九二年，是一個安南官員的兒子。十七歲時因不滿越南官僚對法人的忠順，背井離鄉，在一艘法國船上工作，曾週遊世界，最後留住法國，做各種苦工維持生活，業餘時間就完全用來策劃越南獨立。在巴黎和會上他

是爲越南作會外活動獨一無二的人物。因一無收獲。他終於發動組織『有色人種殖民地聯盟』，以後並開辦報紙，指斥法國帝國主義。

胡氏的活動終於贏得了法國左派，特別是共產黨人的同情，因爲這時法共的策略是發動殖民地革命運動以推翻歐洲的資本主義統治。一九二〇年法共全國代表大會，胡氏也出席討論。一九二三年他被派到莫斯科，研究殖民地問題。一九二六年，他到廣州，建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協會，竭力訓練革命活動份子，並創作革命文學，私運至越南。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右翼決定排斥蘇聯顧問與清黨，於是胡氏被迫放棄廣州這方便的根據地，避離鮑羅庭及各中國左翼黨人，逃往蘇聯，與二百五十位有訓練的熱心安南同志分手。

一九三〇年二月，法國殖民地當局與法國僑民聽說越南東京有兩營部隊叛變，殺死軍官六人，都大爲吃驚，其後又有大批赤手空拳的越人分別在各區集合，對越人被警事件表示悲憤，被當局開槍轟擊。這一年間越南各處發生了可歌可泣的革命暴動，這時大部分由知識份子組成的安南民族黨，因發動行動時開太早，組織又差，因此在驚恐萬狀的殖民地官員的無情鎮壓之下，實力幾致完全消滅。

一九三六年法國人民陣線登台，使越南展現了希望。殖民部長社會黨人莫地特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就職，發表談話稱：『我們對生長玉蜀黍與花生地區的黑種農人與產米區的黃種人和法國工農一視同仁。』最初情況似乎真同他所說的一樣。一位專制的總督由一位開明的代替，一千三百名政治犯赦罪，而有共產黨傾向的越南報紙『光明報』也獲准在西貢出版。

但是這些措施並不能使越人滿足。煤礦，橡皮園，公共汽車公司的員工都同時開始罷工，一致要求增

加工資。當時法國政府派了一位特別代表赴越調查勞工與社會情況，他到達船埠時曾文大羣歡呼『人民陣線萬歲』的越人迎迓，他們同時要求組織職工會的自由，言論結社自由，以及其他基本改革。這些要求一律被忽視。集賢社自由永遠不會准予恢復。後來騷動繼續發生，莫地特拍電給他所委託的頑固的殖民地官員：『政府決按立法程序，並於尊重法國權力條件下施行開明政策，此項措施當可平息以組織群衆爲藉口的煽動行爲……法國在越南的政令必須維持。』這種實行開明政策的諾言發表後六個月，有一位土人即因閱讀其時法國總理萊翁勃倫所作小冊子被判三年徒刑，並繼續監視三年。

帝國主義的鎮壓

一九三七年後日本侵略兇殘鄰近越南海岸時，越南的防衛也就成了問題，這時人民利益與法國政府凌見的帝國主義之間又發生了尖銳的分裂。越南革命黨人與法國若干開明領袖如伐倫尼和以後被納粹殺害的曼特爾等都認爲法國距越南如此遙遠，又忙於應付本土防衛的問題，越南應令依仗自己的資源。他們建議使越南工業化，建立由越籍軍官統率的越軍，放寬對越南的統治以反擊日本『亞洲人的亞洲』等宣傳，並令越人達到所爭取的一部分目的。但法國官方顯然對殖民地特權的喪失比殖民地本身的喪失還要害怕。於是他們這種盲目的政策終於使越南落入日人手中，其情勢實在像瓜熟蒂落一般自然。當前越督賈德善企圖抵抗日本時，法國政府就把他撤換，改由德古繼任。德古海軍上將的指示是不惜一切代價維持殖民機構。這做法正合日本要求，五年間德古與若干法國殖民地官員正好成了日本的工具，他們竭力鎮壓越人；同時把這殖民地變成爲適應日本要求的物資來源。於是許多反法西斯的法人不願爲日人效勞，離越而投奔戴

高樂去了。

在日本佔領期間，越南曾有革命份子的反日行動，雖然屢遭殖民政府鎮壓，但對聯合國極有裨益。一九四〇年十月至十二月日本對越南加強控制，曾發生了第一次抵抗運動。一週間接續發生二十次極嚴重的暴動，七區內還有其他許多次示威與騷動。據維琪公報稱，這次暴動的鎮壓會用到法國海陸軍與越督。單是西貢一地被捕者有一千多人。

爲獨立的共和國而鬥爭

在這種抵抗運動中，一九四一年有一個越南獨立同盟產生：它包括安南國民黨，新安南黨，越南共產黨，革命青年同盟會，以及各個工農，婦女，青年，軍官，士兵等聯合會。一九四三年同盟擴大組織，吸收了若干反法西斯的法入與華僑（按越南華僑有五十萬人）。它的政治綱領：要求召開國民大會，爲自由越南制憲，規定成人有選舉權，恢復各項自由與人權，男女平等，少數民族有自決權，建立國軍，將法西斯者所有銀行（特別指安南銀行）收歸國營，發展本國工業，改善農民生活，實施勞工法，推行適當的教育制度等。

一九四四年一月同盟宣佈他們『確信世界流血以求的各原則神聖不可侵犯』，呼籲實行大規模游擊活動。與盟的農民爲數逐漸增加，都開始拒付捐稅，並儲藏糧食不供應市面。於是日軍以及維琪派殖民地幫兇以屠殺與大逮捕手段對付農民。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本因軸心已處於防守地位，恐懼越督德古在法國解放後推倒日方，它以寶泰皇帝爲傀儡，對越南施行直接統治，其時德古政權毫不抵抗，於殺戮大批政治犯

後，向日軍投降。同盟會團利用這紛亂的時機奪取政權，德古制於日軍。

但今年八月日本投降後，同盟的革命活動就有了較多的收穫。當時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發動了一個強有力的示威行動，並經說服寶泰皇帝，自願退位。八月二十五日，越南獨立共和國宣佈成立，由共產黨胡志明擔任總理。這時日人因感覺這一運動足以使戰勝的盟國陷於困難，也取寬容態度。最近幾週來，革命黨人在英法聯軍機關槍下被迫後退，但是越南人民的合法希望實無法以優勢兵力壓服。

（載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二日大眾日報）

——于友譯。

越南獨立運動與國共衝突的背景

新華社

越南的獨立革命在越共領導之下，已奠立了鞏固基礎，在日寇投降後的半年內，越南人民不但解除了五萬日軍的武裝，而且幾十次地擊退了英法聯軍的進攻。在越南南部法國占領的西貢中，金塔等大城市處在越南人民軍隊的包圍中，這些軍隊控制全部的鐵路和公路，而且在廣大的地區中猶如中國的解放區一樣，開頭就確定了一面戰鬥一面生產的戰鬥任務。

越南獨立政府現擁有三十萬正規軍和一百五十萬隨時可以參戰的民兵，有相當規模的兵工廠，能自造步槍、機槍和手榴彈，有大批軍事幹部、行政幹部以及大批工程師、醫師、律師、教育家和文化人。他們的領袖是胡志明（共產黨員），團結各民主黨派與各階層人士，越南境內的各大小民族都擁護獨立政府，他們已經做到了全民總動員。

日寇投降時，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憑藉着其軍隊開入越北的便利，在越北導演了兩個政府：一個是『越南國民政府』，其首腦是曾經和日寇勾結的反共頭子阮海成；另外一個政府是叫做越國民黨的臨時政府，首腦是蔡志鴻。這兩個組織根本就沒有羣衆，不要人民的。

開頭國民黨反動派硬要這兩個沒有人民的政府與胡志明的政府三分天下，被胡志明拒絕了；繼而要蔣改組獨立政府，另組由三方面合組的聯合政府，也被拒絕了；最後是硬把這兩個傀儡拖進胡志明的獨立政府。從中監視和牽制獨立政府的活動。

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又開出獨立政府中一批左派幹部的名單，要蔣胡氏把他們辭職，胡氏以普選來回答這種威脅。去年十二月，全國舉行普選的結果，左派的幹部完全獲得勝利，阮、蔡兩個傀儡在人民公意之下被清洗出去了，從此雙方的鬭爭也就更加尖銳了。蔣介石國民黨軍隊駐紮越北，是獨立政府的很大的負擔；他們以國民黨在中國所發的紙幣作為越北的流通券，強買強賣；以致造成越北經濟困難，金融混亂的局面。蔣介石軍隊自越北撤出以前，並以武器供給越南國民黨。

【載一九四六年七月九號大衆日報】

印度尼西亞民族

獨立運動的過去和現在

荷印人民早期的反荷鬥爭

自從東印度公司（荷蘭侵略印度尼西亞的先遣隊）於一六〇二年在巴城成立之後，荷印民族便開始了反抗荷蘭的掠奪和壓迫鬥爭。一八二五年在爪哇爆發的反荷運動，繼續了五年之久，這是十七世紀以來許多次起義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外島方面，由於婆羅洲、西里伯斯、特別是蘇門答臘的農民發動反對侵略者的戰爭（一八七三——一九〇三年有名的亞齊反荷卅年戰爭），使荷蘭直到十九世紀末期都還不能控制印度尼西亞的全部領土。荷蘭對荷印人民所採取的屠殺和分裂民族團結的鎮壓政策，其結果反而激勵着印度尼西亞人民反抗征服者的決心。

一九〇八年以後荷印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

二十世紀初葉，印度尼西亞新生的知識份子和少數民族資產階級中間，產生了復興民族的政治潮流。他們對荷蘭的殖民地統治不滿，同時又受到俄國革命（一九〇五年）與中國革命（一九二一年）的影響。

這個潮流，推動着荷印民族的反帝國主義走向自覺的道路。印度尼西亞代表着各階層利益的各個政治派別，就是這一個時期先後成立的。

一九〇八年爪哇醫生五希克組織了「教育促進會」，以合法手段，爭取「最廣義的教育普及、發展農業與技術」，提倡「爪哇藝術、科學的發展」，要求給予爪哇人以報酬較好的官職，鼓吹土人應和歐人享有平等權利。這個組織與爪哇半封建的官僚集團有密切聯系，代表着勢力微弱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它沒有群眾基礎，然而，它在啓蒙工作上曾有很大的貢獻。

在同一個時期，爪哇出現了「回教同盟」的組織（一九〇八年成立，一九一三年改組）。它主要是農民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利用宗教的外衣（因爪哇人百分之九十以上信奉回教），提出「土地屬於農民，改善回教徒生活」的口號，廣泛組織農民協會，并在個別地區組織工會。它團結了廣大的農民群眾，包括小商人、手工業者、職員、知識份子、一部分工人。在全盛時期會員數達三百五十萬人。在它影響之下，當時荷印各島普遍發生了農民起義和自發性的罷工。

對於當時及後來的荷印革命有重大意義的政黨之一——荷印社會民主黨，於一九一四年在三寶瓏成立。它不僅爲荷印共產黨的誕生奠定了共產主義思想的基礎；同時，革命的社會民主黨領袖曾經無情地揭露荷蘭殖民地政策，反對過加強剝削的國防支出案，積極在荷印工人、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中間作社會主義的活動。此外，還有印度黨（爲歐亞混血兒的組織）；及在荷蘭成立的東印度協會，它是留歐印度尼西亞知識份子進行獨立運動的先進團體。

這三個組織在「回教同盟」、「教育促進會」當中散佈了積極的革命因素。三寶瓏「回教同盟」支部的領導人史馬溫，當時實際上已是社會主義運動的同情者與支持者。

在俄國推翻沙皇，尤其是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下，荷印革命運動更形高漲，感到這種趨勢的威脅的荷蘭統治者，不得不採取「新政」，來緩和荷印人民的鬥爭。荷印統治當局一九一六年在爪哇成立了「國民議會」，經濟上對荷印民族資產階級也作了些微的讓步。然而，他們對於荷印人民的反抗鬥爭，仍然採取殘暴的鎮壓，一九一六年荷印政府會派大批兵馬捕殺占碑（蘇門答臘）抗稅的農民。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荷印各黨派雖會將荷印的革命運動向前推進，但是，缺乏明確的獨立政綱，內部政見又很分歧，却成爲各黨派共同的弱點。

荷印「國民議會」的設立，使荷印各黨派內部「左」、「右兩條路線的分野明朗化：一部分「教育促進會」、「回教同盟」的領導人物，連同荷印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份子有投到統治者懷抱的趨向。革命的社會主義黨以史聶立脫爲代表，「回教同盟」左派以史馬溫爲代表（兩者後來都成爲荷印共產黨的創始人），在反對妥協、即反對參加「國民議會」之後，相繼脫黨。這是荷印共產黨產生前夜，荷印主要黨派內部分裂的開始。

荷印共產黨的成立與一九二六年大革命

荷印共產黨於一九二〇年成立，在自己的政綱中第一次提出「荷印獨立、土地歸農民、八小時工作制」的革命任務。荷印的革命運動從此開始了嶄新的一頁。

一九二三年爪哇鐵路工人火罷工，在荷印共產黨領導下取得勝利，工人恢復一九二一年的工資水準，實質被捕工友；荷蘭承認八小時工作制。這一大事件表示了年青的荷印共產黨在勞苦羣衆中的政治影響有了基礎。同時，「回教同盟」。因其溫和的改良主義路線，使它大大的降低了自己的威信；許多會員離開了「回教同盟」。這些脫黨的會員接受荷印共產黨的領導，成立了「人民同盟」。荷印共產黨的隊伍空前的擴大了。這時候，荷印共產黨擁有一萬名黨員，十萬有組織的羣衆，出版三種機關報，開辦黨校，城市和鄉村中有公開的荷印共產黨員在活動。在革命高漲年份，荷印政府甚至不得不向荷印共產黨發出了「請帖」；邀請共產黨員參加議會，但是，荷印共產黨拒絕了這個「聘請」。

荷印共產黨也曾經爲建立反帝統一戰綫而努力，但是，一九二四年在泗水召開的各黨派聯席會議，終於因爲各黨派堅持政治、信仰的不同而歸於失敗。

荷印人民革命力量的日益成長，使荷蘭統治者日益不安，於是，一九二五年荷印政府頒佈了反動的法令，取消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但是，這個措施已經不能阻止荷印人民推翻荷蘭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巨流。相反的，它成爲荷印共產黨直接領導的荷印第一次大革命的導火綫。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西爪哇首先響起了起義的炮聲，馬上全爪哇和蘇門答臘都一齊響應，起義的羣衆佔領電報局及其他重要政府建築物。荷蘭政府動員了很大的力量，費時三四個月才把這次革命鎮壓下去。荷印共產黨、「人民同盟」和革命工會被破壞，一萬五千名革命者被屠殺或監禁起來，其中有五千名被流放至新幾內亞。於是，荷印共產黨不得不轉入地下活動。

大革命時期，社會民主黨反動領袖史多格費斯，以及「回教同盟」右派阿米諾多完全與荷印統治者勾結在一起，成爲反對荷印獨立運動的幫兇，也正因爲如此，「回教同盟」黨內的反對派相繼脫黨，「回教同盟」至此遂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

經濟恐慌時期

荷蘭統治者被鎮壓一九二六年革命的暴行所鼓舞，基本上確定了撲滅荷印人民獨立運動的方針。這種野蠻的政策，到了經濟恐慌時期便完全暴露出來，甚至連普通民族主義者的活動都不能存在。「荷印國民黨」成立不久，即於一九三二年被解散，「印度尼西亞黨」產生不及一年也遭到同樣的命運，好些民族主義的領袖受到驅逐、流放的處分。但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反抗鬪爭，却並未被鎮壓下去。一九三三年荷印裝甲巡洋艦「七省號」水兵任比香發動反對減薪的起義，艦上荷蘭軍官被拘捕，革命者把軍艦駛跑，荷蘭政府派遣飛機轟炸，二十三名起義者光榮犧牲，其餘被逮捕的都被處以極刑。這件屠殺慘案，顯然是與荷印共產黨反對荷蘭普遍減薪、增稅、裁員運動息息相關的。荷印境內的華僑共產主義份子，一時也活躍起來，他們的機關刊物——「赤潮」，宣傳反對荷蘭壓迫荷印人民，對印度尼西亞的解放運動給以熱烈的支持。有許多華僑共產黨員被荷印政府檢舉出來之後，或者被投入監牢裏，或者被逐出境。

議會鬥爭到太平洋戰爭時期

荷蘭統治者甚至於對一九三五年開始掀頭的合法議會鬥爭，都予以嚴格的限制，一九三九年初，荷蘭政府與國會否決了爪哇「國民議會」土人議員關於「設立由荷蘭、土人聯合的圓桌會議，以實現憲法規定

荷印自治的提案（該提案於一九三六年爪哇「國民議會」通過）。這次失敗引起一部分土人議員的不滿，荷印內部的離分份子，便乘機而起「自治運動」，以促加強議會鬥爭的力量。因此，便於一九三九年夏建立了荷印七個政黨，即：「東印度國教黨」、「荷印國民運動黨」、「荷印基督教黨」、「明社會黨」、「巴林德黨」及「格印度黨」。但是，這些政黨的主要領導人物，對荷印當局採取溫和的態，這些黨內領袖，因而更不願與議會鬥爭且趨複雜化。到了第二次歐戰爆發，荷蘭淪亡不久，這個議案更被擱下或為荷蘭的獨用工具；有些領導人物被荷印政府所收買。

這時候，爪哇清政府反荷、反帝國主義戰爭的聲浪革命鬥爭在增漲着，親荷政黨領袖更打爾佐在議會中警告政府：「……對荷印政策的不滿，不僅僅在知識份子中間存在着，而且，在全體國民心裏都有同樣的反應，……那些認為印度尼西亞人民不關心國家命運的觀點，純係皮毛的看法。……」，親荷色彩濃厚。巴林德拉黨魁丹林更露骨的說：「萬一荷印爆發戰爭……沒有任何根據足以證明印度尼西亞人會對荷印政府表示忠誠……」。一九四〇年六月，荷印陸軍部宣佈戒嚴令，荷印當局藉覆軍事件、火藥庫爆炸案連環發生的機會，逮捕了一批反荷運動的「嫌疑份子」（「印度黨」的首腦戴格爾也在此時被捕），封閉進步刊物和報紙，加緊防止荷印人民的獨立運動。這種高壓政策，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始終沒有改變，使荷印在兩個半月內便淪陷於日寇之手了。

日寇統治時間，荷印人民的抗日游擊隊、曾經在爪哇中部及外島有效的破壞敵人交通綫，婆羅洲、蘇門答臘的油田也受到過數次破壞。一九四三年東條允許荷印人民「參政」的欺騙諾言，并不能掩蓋日寇壓

迫剝削（與荷蘭同樣殘酷）的鐵般事實，荷印人民經過三年抗日運動的鍛鍊，已經有了更堅強的決心爲爭取獨立解放而奮鬥。

日寇投降後荷印人民反荷獨立運動的現狀

日寇投降後，印尼人民便於八月十五日宣佈獨立，蘇加諾等建立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在爪哇幾個中心區域，印尼人民消滅了日寇的抵抗，在萬隆、泗水、三寶瓏俘虜日軍數千名，解放了主要城市和控制了廣大的農村，利用繳獲日寇的武器裝備自己，以反對荷蘭恢復「宗主國」統治的武力壓迫。從此，展開了印尼人民反荷獨立鬥爭的新時期。

荷蘭統治者在日寇侵略時，絲毫不能保衛印尼人民，而在日寇投降後，却又要來恢復「主權」，恢復其殖民地統治了。它一方面囑使荷軍、聯合英軍（英國一開始就成爲印尼獨立運動的干涉者）。重新爬上印尼，並利用日軍，實行武裝進攻；另一方面，則積極誘和，企圖分裂印尼內部團結，以假獨立來取消印尼共和國。

十個月來，印尼人民在侵略者軍事與政治的進攻下，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在英荷雙方政策下，印尼獨立運動內部發生了意見分歧，民族主義者中帶有溫和色彩的一派，接受英荷建議的「和平談判」，企圖藉此獲得獨立，並壓制堅決的民族獨立運動者。當時蘇加諾就實行解散第一屆內閣（宣佈獨立後成立的），於十一月十七日命沙利爾出而組閣，沙氏本人是一較溫和的民族主義者，而內閣的幾個主要職位也移交給溫和的民族主義者，如沙利爾兼任總理、內政、外交三職、宣傳與國內安

全部長沙利爾丁是一東印度黨一的領袖（該黨成立於一九三七年，主張與荷蘭合作）、教育部長穆利亞、國防部長慕斯托波、外長蘇巴佐及情
密部長沙多諾等人，都被排擠出去。沙利爾內閣成立後的兩個半月內，採取了貫徹與英荷談判以達到獨立
的政策，但由於荷蘭堅持殖民地統治（即使三月十日荷蘭的新建議中，仍僅允許東印度成爲荷蘭王國的自
治地位，且荷蘭代表仍保留經濟特權，且自決權推延到不可知的將來），使溫和的民族主義者亦不能容
忍，因此使談判屢陷於僵局。

同時，這種妥協性的政治措施，引起了堅決的獨立運動者的反對。蘇加諾十月三十一日與英軍簽
訂停戰協定，但十一月十日堅決的獨立運動者慕斯托波和蘇利奧（泗水市長）曾拒絕繳械令，領導軍民進
行了二十天的英勇泗水自衛戰，特別是英軍干涉者利用談判爲綑綁，實行進軍，造成了血洗泗水、三寶瓏
的悲劇，並控制了巴達維亞、泗水、高隆、三寶瓏等主要城市，更激起了堅決民族獨立運動者，各民族
團體和印尼廣大人民的憤恨。民族獨立運動者在各處進行頑強的抵抗，一方面集中兵力於日惹、梭羅（在
三寶瓏南及東南）等地，準備保衛爪哇的最後城市據點，另一方面則在英荷占領區發動反攻，並退守廣大
農村進行阻擊英荷軍的游擊戰，獨立運動與起義並擴大到印尼的一切大島。

由於印尼人民堅持「無條件獨立」，厭惡無效果「和平談判」，要求擴大政府的代表權，促使了沙利
爾內閣的改組。二月底，沙利爾向印尼民族議會（由二五〇位地方領袖組成，具有國會之性質與職權）報
告與荷蘭談判情形，考慮共產黨及青年團體提出內閣代表權的要求，並要求議會賦予全權繼續與荷蘭談

判。許多代表堅主「不論談判與否，堅持百分之百的獨立」，經過數日的爭辯，終於通過擴大政府案，接着成立了包括共產黨的新聯合政府。

這一轉變，表現了印尼人民有了成熟的民族自覺，英荷的政治欺騙遭受「此路不通」的失敗，英共領袖之一杜德於新聯合政府成立後，特致函表示慶祝與聲援。

新聞成立後，印尼準備全面抵抗，沙利爾仍被授受繼續與荷蘭進行談判，惟只有在荷蘭承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基础上才能進行。談判先在巴達維亞進行，後又移到荷蘭之海牙，並有英國特使卡爾之參與，由於英荷堅持不給印尼獨立，並且一面以談判延宕時間，一面源源運兵至瓜哇準備新的進攻，至五月初，談判遂宣告失敗，荷蘭分裂東印內部團結的企圖又一次宣告失敗了。

談判失敗後，五月四日，印尼政府正式發表聲明，重申百分之百的獨立的立場，並宣稱：「海牙談判的失敗，應由荷蘭政府完全負責」。沙利爾於荷蘭代表穆克抵印尼後，並發表聲明：在荷蘭當局未承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前，根本談不到進行談判。即拒絕與荷蘭重開談判。印尼各地人民則紛紛集會，擁護貫徹印尼民族解放國爭。婆羅洲，蘇門答臘等地舉行了許多人民代表大會，其通電中一致表示了人民堅持國爭的決心。瓜哇舉行了青年代表大會，討論荷蘭增兵後的印尼形勢，大會譴請共和政府在最短期內制定普遍兵役法。印尼總統蘇加諾亦在馬哲蘭發表演說稱：「我們當前的局勢是敵人再次圖將我國化為殖民地，我們必須維護我們的自由獨立，堅決抵抗擁有良好武器的敵軍。」

印尼人民反抗強大的民族敵人，已表現了無比英勇。現在荷軍新的進攻又開始了，印尼人民英勇國爭

必將繼續下去。

印尼人民的獨立解放鬥爭，是戰後殖民地獨立運動的一部分。蘇聯和中國人民、各國人民及進步人士，都會以極大的同情聲援他們。

爲了反對荷蘭恢復其壓迫統治的企圖，爲了反對英國的干涉，印尼人民必須更加緊緊團結在一起，動員與武裝起來，並採取反荷（英干涉）的民族統一戰綫政策。完成這一工作，是印尼人民各革命黨派的責任，尤其是印尼共產黨的艱巨任務。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印尼共產黨領袖沙特約諾在呼籲宣言中所提到的：「法西斯打破泗水人民愛自由精神的企圖，會要失敗的。」；同時，真正的獨立才會到來。

馬來亞的今日與明日

胡愈之

回到新加坡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從蘇門答臘島上，帶着無限熱烈興奮的心情，渡過麻六甲海峽，重新回到新加坡。

我和新加坡分別着，已有三年零八個月了，我從新加坡出走的時候，在海峽上我看不見英帝國海軍艦艇的影蹤。在海上和空中，只見有日本的轟炸機和戰鬥機，猖狂地威脅着裝運難民的船艙。如今可是不同了。在新加坡港外，首先觸入眼簾的，是數十艘大大小小的海軍艦艇。有三四萬噸的主力艦、航空母艦和巡洋艦。也有小型的運輸艦，掃水雷艇和油船。高懸在桅頂上的 *Union Jack* 顯示出八面威風。這大英帝國海軍的威武的雄姿，不但在最近四年來所不會見過，就是戰前在太平洋海上，也是不常見到過的。

不錯，大英帝國回來了，勝利的回到太平洋來了。

大英帝國不流一滴血，不費一粒彈，勝利地回到了太平洋，和平地接管馬來亞。但是誰都會明白，這并不是沒有代價的。這代價不只是一「威爾士太子號」和「反攻號」，也不只是大英帝國陸海空軍在全世界各戰場所流的鮮血。這代價應當包含全世界民主國家，特別是英美蘇軍隊與人民所遭受的一切犧牲，而馬

來亞人民也被包在裏面。就馬來亞來說，這四年來，人民所遭受的生命損失，曾超過英國在全世界各戰場上陣亡將士的總數。馬來亞人民的物質損失，也曾超過「威爾士太子號」和「反攻號」的一百倍，一千倍。

因此，我相信，這一次的勝利，應當不只是英帝國的勝利，而應當是民主的勝利，人民的勝利。勝利帶給馬來亞人民的，應當不再是殖民地奴役制度，而應當是民主自由和麵包。

但是，當我結束了三年半的流亡生活，重新踏上新加坡的碼頭之後，我就開始覺到懷疑，感覺到迷惘了。

在這裏，我看不見新的新加坡的產生；我只看見舊的新加坡的復活——這東方的直布羅陀的復活。

舊的新加坡是海峽殖民地總督駐在地，而現在是設立——不列顛軍政府。

英軍政府接收新加坡的當日，就頒佈命令，一九四一年的馬來亞法律是包含當時嚴格限制人民自由的一切戰時法律在內的。

由於此，新加坡現在不過是從一個新的主人手中，移交給一個舊的主人，一切還是和四年前一樣，所不一樣的是人民更加貧苦，飢寒流離失業比從前更加增多。物價比以前更高數倍，甚至比日軍佔領新加坡的最初一年中還高的多。

勝利並沒有把民主自由和麵包帶給馬來亞人民，勝利帶給馬來亞人民的是另外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香蕉票被宣佈作為廢紙，因此使新加坡人民的九十九巴仙，立時變成赤貧。

第二件事情：物資受嚴格統制，特別是樹膠被規定以較生產成本更低的價格出售於軍政府。

這兩件事情合併行施的結果，使華僑資本幾乎全部被凍結，商業停頓，工廠無法開工，工人繼續失業。工部局門前擠滿着千千萬萬人在要求救濟。但政府所能做到的是杯水車薪而已。

戰事犯未曾被大規模檢舉，而且不會舉行過公開審判。過去爲虎作倀的一些壞蛋，逍遙法外。而戰後恢復的法庭，却在忙着鞫審違犯經濟統制法令的那些貧苦小商人或小販。

自然，經過四年以來的大破壞，復員工作不是一件容易辦理的事，要是一時地不能平定秩序，恢復繁榮，對英政府當局，我們是應當加以原諒的。但要是民主國家勝利以後，馬來亞人民的權利和利益，仍然和過去一樣地被忽略，馬來亞人民所迫切需要的民主、自由和麵包，依然得不到一點保證，那就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了。馬來亞人民在過去三年八個月中過着屈辱的，飢餓的，痛苦的生活。要是這屈辱的，飢餓的，痛苦的生活，還要無限期地被強迫延續下去，那實在是再難以忍受的。

由於此，我不單是懷疑迷惘，我簡直有些失望了。

隨後，我又知道失望的不只是我而已。我遇到的許多熟人，許多朋友，都和我同樣地失望。他們都在相互問着：

「四年的戰爭和苦難，到底爲了什麼？」

「故羅斯福總統宣佈的四種自由在那裏？」

「人民到底是戰勝了呢？還是被打敗了呢？」

「從昭南島回復了新加坡，除了日章旗換了「Union Jack」之外，到底改變了什麼？」

「……………」

我踏進了新馬來亞。

但是，當我遇見了另外一些朋友時，他們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們都說：

「且不要失望的太快罷！今天的新加坡雖然使人短氣，可是今天的馬來亞却是不同了。戰爭已經改變了馬來亞。戰爭已經產生了新馬來亞。在新加坡你只能看到過去的殘痕，但在馬來亞內地，你會看到未來的曙光。」

「那麼，快讓我去看看罷！」這是我的回答：

於是，在十月九日那天，我通過了新山大橋，第一次踏進了新馬來亞。

時間並不多。我在柔佛，森美蘭路上跑了兩天，在吉隆坡停留了兩天。在這短促的時間內，我看見了許多新的現象，聽見了許多新的事情。我不能說我所看見聽見的都是好的，都是使人滿意的。但我可以說，在這裏，在新馬來亞，我吐出了三年八個月來膠墮在日軍占領地內所受的惡氣。在這裏我明白了勝利的意義。在這裏我望見了一縷的光明。

在馬來亞，如同新加坡一樣，依然是滿目瘡痍，還談不上有什麼新的建設。不過，新加坡還在呻吟着，喘息着，而在內地已開始聽到人們的歡笑，天真的歡笑。

在新加坡街路上，碼頭上所看到的大多數人們，彷彿還沒有卸去奴隸的鎖鏈。而在內地已看得見一些

自由的解放的人，以及爲自由解放而獻身的戰士。

在這裏，人們並沒有從飢餓的威脅中獲得解放，但已不像過去那樣在恐怖中過活。人們已開始認識了生命的寶貴，與人的尊嚴。

無論如何，我是確實踏進新馬來亞了，雖然這新馬來亞產生得不久，還沒有發育長大，但我相信這是新馬來亞，這不是舊的，黑暗，屈辱，奴役的馬來亞。

四年來的悲壯場面

這新馬來亞的產生並不是偶然的。是經過了鮮紅的血的盪洗，熾熱的火的冶煉，才有了今日的馬來亞。

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上午日軍攻占哥打白魯 (Kota Bharu) 飛機場那時候起，到一九四二年一月底，才不過五十三天，日軍已經攻抵新山橋，對新加坡取包圍形勢。算起來，英軍以平均每天十英里的速度，由馬來亞撤退。馬來亞的四百萬居民，一向相信英政府迭次所宣傳的防衛力量，在戰爭開始的當時，大家都覺得高枕無憂。誰知當明天早晨從夢中醒來，已不見英軍的蹤跡，許多城市與鄉村很快的淪陷，除了白種大部分安全撤走外，剩下當地千千萬萬的男女老幼，赤手空拳，做成了祭台上的羔羊。

等到新加坡已經變成了危城，敵人的重炮彈已經落在軍港和市區之內，新加坡的英軍當局才允許把華僑一小部分武裝起來。在這樣緊急的時候，英軍也還只允許撥出一千枝臘槍，以編成華僑義勇軍。這種急來抱佛腳的辦法，徒然犧牲了數百英勇的華僑抗日戰士，於整個戰局不會有什麼影響。新加坡——這英國

一向所誇耀的太平洋唯一堅強堡壘，終於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淪陷於日本鬼子手中，柏思華中將在福特工兵營守投降的一幕，在一向被輕視的東方人的腦子裏，永遠留下一種深刻的印象。

以後的事情是大家都明瞭的，由於馬來亞人民，特別是華僑一向主張抗日最堅決，（這不但從一般勞工界的抗日情緒中表現出來，而且也從陳嘉庚所領導普遍全南洋的愛國運動中表現的更明白，）所以日本軍閥對馬來亞人民所採取的報復行動，也特別來的凶暴殘酷。在新嘉坡，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被屠殺或失蹤了。在柔佛的許多地方，哥打丁宜（Kota Tinggi）末盛港（Masem）龜坡（Muar）等，幾乎全個城市的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幼，都遭受了屠害。幾乎所有鄉村被燒殺到不留一根草。無數的青年女子，遭受到慘不忍聞的侮辱……這一血賬，怕要到很久以後，才算得清楚，或者甚至永遠都算不清楚了！

死了的已經死了，留下的却還得爭扎着。這樣，有的是從法西斯屠夫的刀口上僥倖逃亡的，有的是不甘過屈辱的生活而出走的，也有的是由於仇恨和忿怒的烈火所逼迫着，他們終於在馬來亞各地的椰樹林，樹膠園和深山大澤中集合起來，這樣地產生了馬來亞人民抗日軍。而這人民抗日軍到後來終於成爲馬來亞淪陷後唯一的抗日勁旅，連東南亞洲聯軍總部也不能不承認這是一九四二年以後留存在馬來亞對唯一強大武裝力量。

說起來幾乎使人不能相信，在一九四二年年初，最初構成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幹部的，只不過是十五個青年而已。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剛從英國監牢中釋放的政治犯。他們只在新加坡受了幾天的軍事訓練，就被分配到馬來亞內地去建立敵後游擊隊。不久，他們就在森美蘭南部柔佛北部的山地中建立了抗日游擊根

據地。在不到一年的時間，由這少數的青年游擊隊員，發展成強大的人民抗日軍，從靈壽山岳地帶到柔佛海峽，從東海岸森林地帶到巴生港口，到處有抗日軍的蹤跡。

抗日軍產生時的環境的艱苦，也幾乎不能想像。在馬來亞內地大森林中間，最可怕的敵人，到不是一「皇軍」和一「憲兵暗探」，而是飢餓和疫病。在大部分的時間，他們拿鳳梨、山菓、野草，作為唯一的糧食。他們因惡性瘧疾和腳氣病而遭犧牲的人數，要比遭敵人殺害的人數來的更多。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和東南亞游擊軍總部發生聯絡，事實上是從一九四四年十月間方才開始。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英國空軍才第一次運來了糧食武器彈藥，接濟馬來亞游擊隊。在這以前，整整三年的艱苦鬥爭中，人民抗日軍只憑藉了從日軍和警察、保安隊手中所奪取的一些破舊槍枝。而所有一切的軍糧，則完全通過人民抗日聯合會由人民自動捐納來的。

人民抗日軍活動的最大成就，乃是全馬四百餘萬民衆的動員和組織工作。本來，殖民地人民，一向在奴役的制度之下，是最缺乏自動自發性的。但由於日軍的瘋狂屠殺，憲兵的毒刑懲罰，爲了求生的本能和仇恨的心情所驅策，一向「聽天由命，安分守己」的人們，終於團結組織起來，參加公開的和秘密的抗敵工作；每個地方的人們，不論是中國人、馬來人、印度人、更不論是男女老幼，都分頭組織了農民抗日會、工人抗日會、商人抗日會、婦女抗日會等，再由這些職業的抗日會聯合組成人民抗日聯合會。這人民抗日聯合會的活動區域，包含日軍所駐在的城市與敵後的游擊區，所擔任的工作是搜集和傳達情報，募集捐款和糧食，打擊漢奸，破壞交通，此外還有一般民衆的教育和宣傳工作。這抗日會是武裝抗日隊伍的外

國。抗日軍與抗日會並無魚之於水，沒有了抗日會，抗日軍就無活動的餘地。也就由於抗日軍與抗日會的密切聯合，抗日軍才敢於發動抗戰的人民武裝隊伍，才能成為真正獲得民衆信仰與擁護的軍隊。

我所遇到的抗日軍領導者，他們絕不過誇大四年來的抗日戰功。雖然七個抗日軍獨立隊在四年中間，曾經參加過數千次的大小戰鬥，曾經擊殺過數千名敵軍，但是他們認為抗日軍的主要成就，並不在於這些武裝戰鬥上面。另一方面，抗日軍的游擊活動，牽制了敵人大部分兵力，增進了敵人獲得資源的困難。加強了敵後的民心上氣，造成了法西斯對國的害怕動搖心理，在這些工作上所產生的抗日實際效果，遠遠超過了武裝戰鬥所產生的效果。敵人把馬來亞看作了「兵燹國」中的毒藥，原因也就在這裏。

人民起來了。

在日軍佔領的三年半中間，馬來亞是一個戰場，是一個地獄，是一個大集中營，但同時也是一所民族的學校。

在這學校裏面，馬來亞五百餘萬人民學習了怎樣保護人民自己的生存和安寧，學習了怎樣和一切人民的敵人戰鬥，學習了怎樣團結組織，學習了怎樣由人民自己來管理人民的事。

帝國主義者過去把殖民地人民看作是一種低能兒，他們永遠不會懂得怎樣來管理自己，他們永遠只好讓宗主國的官員來管理他們。由於此，帝國主義者把殖民地的統治，稱為「白種人的負擔」。

戰爭證明了白種人已經沒有能力來「負擔」，而真正能夠「負擔」起來的，倒是有色人種自己。雖然白種人有十餘萬近代配備的強大陸軍，有強大的海軍空軍，但當侵略國的進攻一開始之後，就望風披靡，

不到十個星期中間，擁有強大武力的自種人，不是逃跑，就是豎起白旗投降。剩下「低能」的有色人種，他們既無法逃跑，也沒有資格當俘虜，活不成，死不得，就只好撤退到山芭裏和森林中，自己找尋一條生路。由於人民自己組織起來，人民自己武裝起來，在不久以後，就成爲一種不可征服的力量，雖然所有大小城市都淪陷於敵人手中，但敵人只有少數兵力，決無法進入山芭與森林中間，剷除人民的抗日勢力。在城市中，屈服在敵人之下的人民，經不起敵人的屠殺、嚴打、嚴刑、索詐，紛紛到山芭和森林中去逃避災難。久而久之，山芭和森林中的抗日民衆愈聚愈多，都市中的日軍愈加孤立。甚至爲了把守一些不甚重要的公路線，需要消耗大隊的兵力。

事實教訓了馬來亞人民，使他們恍然大悟，過去信任紅毛，倚賴紅毛，是完全錯誤的。他們第一次發現他們自己的力量，只有他們自己組織起來，才有辦法保全他們自己的生存，才有辦法來對付殘暴的法西斯敵人。

東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已經由無綫電廣播，接受波茨坦宣言，作無條件投降的請求。但是英國軍隊差不多要過一個月之後，才正式進駐新加坡馬來亞。在馬來亞內地許多偏僻地方，直到十月間，還沒有接收完畢，在這一、二個月中間，監視日軍，維持地方安寧的工作，完全是由人民抗日軍和民衆組織來擔負起來。在吉隆坡和有些馬來亞城市，沒有等待聯軍到來，人民自動召集民衆大會，選舉人民委員會，從日軍手中，接收行政機關，建立起新的地方秩序。

當記者進到馬來亞的時候，距英軍在新加坡、檳榔嶼登陸，已經有一個月餘，但是馬來亞內地依然潛

仗各種擾亂的因素，日本逃兵、台灣人、漢奸，和私會黨土匪勾結起來，威脅着居民的安寧。由於駐軍人數不多，紀律不夠嚴明，到處有發生軍民衝突的事，加上軍用票作爲廢紙，失業和飢民的數量突然增多。要是沒有抗日軍和民衆組織，馬來亞內地的治安秩序是難以維持的。據我親自看到的事實，抗日軍駐在的地方，夜不閉戶，盜賊絕跡；但在有些落後地區，沒有抗日軍和抗聯會的存在，持械搶劫的事情時常發生。

在這青黃不接的過渡時期，人民抗日聯合會很快地組織各階層民衆，召開了人民代表會，再由人民代表會產生了人民委員會，作爲真正的地方民主機構。各地人民代表會的產生，絕不是由政黨和少數幫派領袖所包辦的，都是由當地各民族的成年的居民來共同投票，選舉代表，不分男女，不分種族，人民都有同等的投票權。從都市到山芭，一直到樹膠林和鑛山中，都舉行普遍的投票選舉。代表的名額，按照人口的多寡爲比例。每一個地方選出的代表，共同組成各區代表會和區人民委員會，到十月底爲止，在中馬和柔佛都已普遍建立起這種地方民主機構，也是馬來亞歷史第一次。

英國是以議會政治的組織完美著名於全世界的。英國人民已經有了數百年的民主訓練，要是按照一個法律學者的眼光來看，或者要說今天馬來亞的民主機構和選舉制度，要比大英帝國幼稚或者簡陋的多。但是馬來亞人民却已懂得依照他們的自由意志，來推舉他們自己的代表，他們並不用武力壓迫或金錢賄賂，建立起真正的人民代表機關，這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見到了有色人種的飛躍的進步，許多白種人也許口頭上不想明說，但心底裏一定充滿着驚奇的感覺，

正如中國人見了紅毛拿筷子，或一皇軍一倒裝稻時一樣。

這都是由於一必要一所造成的。三年半中，馬來亞人已經從政治大學畢業了，他們現在學會，自己保衛自己，自己挽救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因而他們也必然要求自己管理自己。

沒有民族的分裂

戰爭不但使馬來亞人民學會了自己管理自己，而且也使他們明白認識了他們自己的地位與責任。

他們的地位是什麼？他們是馬來亞的真正主人。他們的責任是什麼？他們應當保衛和復興他們的真正祖國——馬來亞。

馬來亞人民主要是由二百餘萬的中國人，二百餘萬的馬來人，七十萬的印度人所構成的。嚴格地說起來，這三個民族都是外來民族，不過他們遷移到馬來亞的時期有遲早的不同就是了。中國人自己稱「華僑」，他們一向認定自己是外來的僑民。馬來人本來是印度尼亞民族之一，他們和馬六甲海峽對面的印尼民族，本來有密切的血統關係。而印度民族却不是最近數十年中才大批移殖馬來亞，比馬來人中國人都要遲。

雖然都是外來的民族，可是他們有的數十年，有的數百年，定居在亞洲大陸最南端的半島上，他們大部分是參加生產的勤勞大眾。馬來亞的富源，樹膠與錫的種植開發，是用這三個民族的汗血換來的。實在說起來，再沒有比這三個民族更有資格作為馬來亞的主人。

由於過去馬來亞是殖民地，因此除去少數僑民以外，大部分中國人都沒有，而且不願設想自己是當地

的工人，而且馬島做一個僑民是祇能長地反轉總要光榮些。印度人的人數比較少，住居的年代也不多，更不必說了。所以馬來人由於經濟與文化的比較落後，政治意識十分薄弱，即使明白自己應當是馬來亞的主人，也決不願與馬來亞的馬來人爭奪主人的地位。

這還是過去的事了。現在却由於馬來亞的馬來民族都獲得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不管願意或不願意，他們是馬來亞的馬來人，馬來亞是和他們的民族，生活不可開的祖國。而為了保衛，復興這個祖國，這三個民族都有不能放棄的責任。

在以前，中國人以爲他們的祖宗埋葬在唐山，印度人以爲他們家在錫蘭和孟買，馬來人以爲他們是生長的蘭民，只有大英帝國和蘇丹才掌管到馬來亞的事。現在這三種心理都改變過來了，不論中國人、印度人、馬來人，都漸漸明白馬來亞是他們所共有的，馬來亞不是別人的馬來亞，應當是他們的馬來亞，由於這心理的轉變，語言宗教生活習慣完全不相同的三個民族，才開始兄弟一般地結合起來，這種心理的轉變與民族的聯合，在馬來亞歷史向前進裏面有着最重大的意義，而作爲人民抗日軍軍隊的三星旗乃是象徵着這一重大意義的。

這些民族中間會不會引起分裂呢？在表面上看起來，彷彿分裂還是存在着，比如在峇株巴轄與麻坡一帶的馬來民族排華事件，以及有些落後地方所發生的細小的民族衝突。但是這些不過是過去百年來外人統治與日本法西斯民族分離政策所遺留的一些惡影響。這些民族本身之間却並沒有基本的衝突，原因是構成馬來亞人民的三個主要民族，都是以工農大眾佔其中的大多數，他們一向都是在殖民地的奴役制度之下，

現在他們都要求民主與自由。至於宗教語言風俗的不同，並不成爲民族分裂的主要根源。

自然，殖民地統治者或者不是這樣看法。他們認爲讓殖民地人民自治，必然會引起民族間的分裂，根據這個理由，他們主張把殖民地奴役制度無限期繼續下去。最近我所看到的英國「經濟學者」週刊上的論調，就是這種主張的代表：

英國政府在馬來亞要決定一種所應採取的政策，要比之於在其他任何多民族的殖民地，更不容易入手，這是一經濟學者「週刊」在評論馬來亞聯邦這一問題時所表示的意見。

該週刊的評論中間說：「馬來亞的馬來人早已處於中國人的經濟支配之下了。現在要是馬上允許馬來亞自治，那會得使中國人對馬來人握得政治的支配權。由於此，上星期殖民大臣所發表的宣言，（即主張馬來亞在將來作爲自治領）也許是適合於目前的要求罷。

「改進馬來亞憲法，創立馬來亞公民籍這種辦法，或者可以使中國人在最近將來，不至於佔支配地位。馬來亞的政治制度，總是欲使有利於馬來人，則另一方面，政府仍必須顧到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方可適合於民族自治。在戰前，馬來亞人民所被剝奪去的財富實在太多了。因此殖民大臣主張在將來應當保護民族共同享受他們的勤勞的報償。這個主張是大可令人滿意的（見 *Malaya Tribune*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

我要感謝「經濟學家」週刊的評論者，他把英國殖民大臣對馬來亞的政策，具體地坦白地解釋了。這種政策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國人和馬來人在政治上獨立起來，再使中國人中間，有資格取得馬來亞

公民權的與無資格取得公民權的也對立起來。

這種不平等在馬來亞的自治與聯邦的年齡，想不到工業自治領大臣會加以採用，怪不得一向主張金鐵資本利權的「經濟學家」們對馬來亞民族表示「大可滿意」了。

中國人，英國以其所謂經濟理由爲名，以爲其推遲免印度教化的支配作爲理由，以繼續其殖民地統治。索巴納爾說，英國也爲了保護馬來人，所以對回教們力的鎮壓，在馬來亞，正如「經濟學家」週刊所說，英國自過去到現在，都爲了保護馬來人，使勿受中國人的政治經濟支配。可是我們要問，從過去一直到现在，在政治和經濟上支配馬來亞的是誰？不管是中國人，馬來人，印度人，他們都是在外國統治者政治的經濟的支配之下，這難道還有疑問嗎？

英國人以爲在馬來亞的馬來人享有政治的支配權。要是實行自治之後，這政治支配權會落在中國人手中。這只有天曉得，馬來人會否有政治支配權！也許這是指一二打的蘇丹貴族，他們在名目上依然是馬來人酋長，實際上却不過是外國統治者所御用的工具。我相信在現在，凡是具有進步的政治意識的馬來人，都會明白，他們並不甘心受中國人或印度人的支配。他們所擔心的倒是殖民地的外國統治者死不肯放手。

而且，按照中國人的立場，英國人這種看法，簡直是對中國人的一種侮辱。爲什麼佔馬來亞人口四十分之三以上的中國人，在政治上經濟上沒有權來支配自己，而應當永遠受別人的支配？

帝國主義的老法子，是要利用甲民族，去支配乙民族，利用乙民族去支配甲民族，隨後甲乙丙……民族都死心塌地的去受外國統治者的支配。

但當被支配者已經覺悟的時候，他們會要求取消一個民族支配其他民族的制度，各民族以平等自由的地位和平相處，而使政治經濟的支配權，永遠屬於人民自己。

當人民有了這種覺悟和認識的時候，就再不會有民族的分裂，只有在外人統治支配之下，才會有民族的分裂，這是馬來亞的真實的情形。

••••• 工作和麵包

當我離開吉隆坡的時候，我就聽得從北馬到中馬，正開始罷工，罷市與民衆示威請願。他們所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工作和麵包」。

這事情發展的結果是這樣的：英軍用了武力彈壓，終於把示威羣衆解散了。但是怡保的「時代日報」却因為登載了「英人開槍屠殺無辜人民」這段新聞而被控告。報館的總經理、副主筆和七名職員被英國軍事法庭判處七年至六個月的苦監。據熟悉當地法律的人說，這是馬來亞從來未有過的對報館負責人的最嚴厲的處罰。

也許那位主審的法官，以為民衆示威要求「工作和麵包」是由於報館記者的煽動的結果罷。要是這樣想，那是把報館記者的煽動力，估計得太高了。

因為我遇見了許多馬來亞人民，有的是商人，有的是膠園園主，有的是小販和工人，有的是農書記階級，有的是智識份子，他們都不是新聞記者，也不是「職業的煽動家」。從我和他們的談話中，我明白「工作和麵包」在今日是馬來亞人民最迫切的要求。而對於這些緊急要求的不能得到一點解決，大家都認

爲英軍政府是要負責的。

許多人伸訴着物價漲的太高太快，政府的救濟工作辦的太不夠，太緩慢。實際上馬來亞人民目前多數是在大米和牛大菜狀態中，規定八占一斤的米事實上只有少數人才能買到，而一般日用必需品的價格都飛漲到戰前物價的十倍以上。

沒有米，沒有糧食，這還可以說是由於船舶運輸困難的原因。但沒有工做，這就很難以理解了。馬來亞的主要生產品是錫和橡膠，這兩件東西都是戰後國際市場所十分需要的。本來應當立刻就可以恢復生產，至少可以把私人的存貯大量輸出，以換取復興工業所需的資金。可是現在因爲官方統制錫和橡膠的市場，英軍政府壟斷馬來亞的人口貿易，因此大多數的私人工廠和膠園，由於成本過高，統制售價過低，不得不暫時觀望，停止開工與復工。政府方面則不願目前物價的高漲，而要求工人接受戰前的工資水準。這就造成了目前的普遍的失業與飢餓現象。

實質在在，抑低物價並不是一件難事，只要立即開放對外匯兌，准許貿易自由，物資就可以迅速流通，商業進入常軌，一切民間囤積的貨品，就會大量拋售到市場上，物價就不難立時跌下來。可是英軍政府不願意這樣做。匯兌須受嚴格統制，對金鎊集團以外的匯兌，完全停止。甚至私人運來馬來亞的糧食必需品，必須依照官價售給軍政府。因此在英軍接管馬來亞兩個月之後，商貨依然不能自由流通，物價的飛漲，乃爲必然的結果。

英國一向把馬來亞稱爲『美元兵工廠』，而現在倫敦爲了救濟英國人民和復興工業，最需要的也是美

元。由於此，英國今天依然採取戰爭開始時的經濟政策，利用馬來亞人民的汗血，壓榨成美元，再把這些美元集中到英格蘭銀行的庫房，而不讓馬來亞人民用他們汗血所兌換的美元，來輸入日用的必需品。假如我的分析沒有錯誤，這應當是馬來亞人民被剝奪『工作與麵包』的實在原因罷。

誠如英國當局所解說，目前歐洲方面的物資缺乏，不比馬來亞更差些，今年冬季，倫敦人民將渡過非常困苦的生活。假如主張馬來亞人民應當募集捐款救濟英國的失業貧民，是沒有人會加以反對的，可是對馬來亞所採取的經濟政策，依然只爲了填充C.I.的金融巨頭的荷包，而並不考慮到馬來亞人民的飢餓與失業，那我們就不明白阿特里先生和邱吉爾先生之間到底有什麼區別。至於用武裝鎮壓一群飢餓的人民，甚至因此把報銷負責人判處七年的苦監，這種意外的舉動幾乎使我懷疑到C.I.或者竟是『軍政監部』的繼續。

馬來亞聯邦

也許是爲了對於馬來亞人民的失望和忿激，給與一點安慰罷，當我回到新加坡那天，我就從報上看到英國殖民地大臣喬治霍爾先生在下議院所發表關於馬來亞聯邦計劃的宣言。

這個宣言是英國政府對馬來亞人民的一張無期支票。本來，對一個飢餓到半死的人，送給他一張一個星期後的筵席請帖，多半是不會感興趣的。不過，要是這主人的邀請有相當的誠意，或者感情聊勝於無。不幸的是，喬治霍爾先生連這一點兒安慰都不能夠給予馬來亞人民。在四年以前，保守黨的首相已經允許過『要尊重一切民族選擇其政府形式的權利』，現在工黨內閣已不再重提大西洋憲章，只允許馬來亞在日

後可以走上「自治」的道路。

而且既定這「自治」的道路，按照高治霍爾先生的辦法也是很難走得通的，他所指出的方法，第一個是建立馬來亞公民權制度，第一個是把馬來亞九個州府和海峽殖民地的行政區域改變為馬來亞聯邦與新加坡直轄殖民地，第一個方法，表面上雖然是爲了要給與馬來亞人民以平等的公民權，而實際上依然把馬來亞人民分作四種不平等的等級：就是：（一）檳榔嶼馬六甲的英國籍公民，依舊保留着他們的原有地位；（二）馬來亞聯邦公民；（三）馬來亞聯邦無公民權的居民（中國人，印度人無資格取得公民權的）；（四）新加坡居民（他們的法律地位還沒有規定）。這種辦法，和過去一樣，把中國人，印度人的法律地位，劃分作兩個等級，一個等級是有公民權的，另一個是沒有公民權的。這種辦法只有馬來亞人民的國籍制度，弄得更紛亂，更複雜，我看不出對馬來亞的人民統一，會有什麼幫助。

新加坡是馬來亞之防衛與經濟中心。新加坡的人口幾乎佔全馬人口五分之一。我更不明白把新加坡從馬來亞分割，爲什麼能幫助馬來亞的自治的發展？假如把大倫敦市作爲一個分離的政區，你想剩下的不列顛王國還成什麼樣子？

據喬治霍爾先生說：「馬來亞人民都應當成爲馬來亞公民，享有「公民」這個名詞所包含的一切權利和義務。沒有一個人可以倚恃過去的特權，或者把馬來亞單看作只是財富的源泉。」這些話倒是十分公道的。但是我們不懂得英國政府爲什麼派了欽差大臣和過去享有特權的「馬來亞統治者」（蘇丹王公）去談判馬來亞的未來政制，而把馬來亞人民的意見拋在腦後。

關於這件事，據柏雲爾少校的解釋，是因為英國過去和蘇丹王公有條約協定的束縛，但是誰都明白，當日軍佔領馬來亞以來，所有馬來亞蘇丹王公都已經破壞和英國所訂的條約協定，而接受日本的保護。事實上，英國和馬來亞各州蘇丹王公所訂條約協定，應當早已成爲廢紙。對於過去在日本保護下的那些「傀儡」，英國政府要尊重他們的過去的特權，而與英國並肩抗日的馬來亞人民，反沒有資格派遣代表來參加關於馬來亞未來命運的談判，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兩個馬來亞

有兩個馬來亞：舊的馬來亞和新的馬來亞。

舊的是奴役的殖民地的馬來亞，新的是民主自由的馬來亞。

舊的是民族分裂的馬來亞，新的是團結統一的馬來亞。

舊馬來亞是美元兵工廠，是O.S.金融資本家的外庫，新馬來亞是富庶繁榮的赤道花園。

現在，新的馬來亞，無疑地正在生長發展着。三年八個月來，由於鮮血的滋潤與炮火的洗鍊，新馬來亞無疑地已成爲不可輕侮的力量。

另一方面，舊的馬來亞依然殘存着，爭扎着，甚至有人希望一切回復到過去的時代。因爲這樣，這新的馬來亞與舊的馬來亞已經開始對立起來。這對立繼續發展下去，也可能和目前在爪哇和緬甸的場面相同，會引起新的流血與新的戰爭。

但是馬來亞人民不再需要流血與戰爭，他們所需要的是和平與安寧。他們所希望的也就不過是把列強

所曾經允許給予的能够充足兌現了。假如大西洋憲章與舊金山憲章的文字與精神能够在馬來亞充分地應用，由舊馬來亞和平地轉變到新馬來亞，並不是不可能。說到最後，這還是要看英國的紳士先生們能不能認識現實，接受現實。

無論如何，明日是屬於新馬來亞的。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阿拉伯聯邦問題

新華社

中東爲歐亞非三洲交通樞紐，蘇彝士運河貫通歐亞海運；伊拉克爲東西陸路交通孔道；巴格達設有飛機場多處，是歐亞航空線的交叉點，戰略地位非常重要。中東又有豐富的戰略資源——石油，是世界著名的四大產區之一。蘊藏量佔全球百分之六·五，儲藏油量爲一百五十萬零五千萬桶。即以摩蘇爾一地所產石油而論，即可以與羅馬尼亞一國所產石油量相埒。英國地中海艦隊所需之石油，全賴中東補給，即英國國內所耗石油（英國消費之石油百分之九十二由外國輸入）也大部分靠這裏供應。握有這樣重要戰略地位和豐富戰略資源的中東各國，是阿拉伯民族構成的國家，他們用阿拉伯文，說阿拉伯話。這些國家是：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外約旦、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其中除黎巴嫩多數是基督教徒和巴勒斯坦少數是猶太人外，絕大部分是阿拉伯人，他們信奉回教。由於戰略地位的優越、軍事資源的豐富，以及民族複雜、宗教歧異，所以始終是列強關心的目標，民族紛爭的舞台。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些地方大多是奧托曼帝國（土耳其）的疆域，是俄、德、英、法、意各列強覬覦之地。戰後，奧托曼帝國崩潰，德意志帝國被打垮，帝俄因國內革命而消滅，這使英法在中東的勢力大爲擴張。一九二〇年凡爾賽條約決定把這一地區瓜分。結果英國獲得了巴勒斯坦、伊拉克、外約旦與埃

及，法國獲得了敘利亞與黎巴嫩。英法利用民族、宗教的不同，採取分裂的方法統治他們，被統治的各阿拉伯國，却掀起了廣泛的民族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東各國民族運動更趨發展，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尤為激烈。納粹第五縱隊乘機挑撥、煽動反英，終於爆發了一九四一年的英伊（拉克）戰爭。英伊戰爭的火焰很快延燒到敘利亞。這時正是納粹「征服」歐洲各國後不可一世的時候，投降納粹的維希政府獻出了敘利亞和黎巴嫩，給納粹造成了有利條件。但是終於被英軍戰勝了。五月三十一日簽訂了英伊停戰協定。

美國的插足中東，是在第一次大戰以後，當時美國資本家很關心這裏的石油資源。但是當時美國在中東的勢力是薄弱的。這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特別是美國參戰以後，美國因供應蘇、英物資的關係中，得到了航運港口，建立了空運基地，地位乃大大增強。前年秋季以來，更與沙特阿拉伯往返頻繁，從沙特阿拉伯國王手中租得一億六千萬英畝的油田。去年二月五日，美官方宣佈將在阿拉伯建一長達一千二百五十哩的油管。

隨着這次戰爭的結束，中東問題也逐漸提到政治舞台上來，法國欲堅決保持她在敘、黎兩國的優勢。英國人主張黎巴嫩應不受法國干涉而獨立，但是却夾雜着取而代之的想法。美國則主張在新的委任統治地制度下，英須將巴勒斯坦、法須將敘利亞、黎巴嫩交聯合國「保管」。

中東問題的另一方面，是民族運動的積極發展。第一次大戰時，阿拉伯人幫助協約國作戰，希望戰後英法助其獨立。可是戰後却被瓜分，受英法管轄。二十幾年來被統治着的阿拉伯民族，迫切需要獨立與團

結。這次大戰中，糧食缺乏，物價飛漲，經濟上的困苦，促進了他們的獨立願望。在這一點上說，「阿拉伯聯邦」的口號，反映了阿拉伯民族的覺醒，反映他們要求團結，獨立的願望。

「阿拉伯聯邦」運動是要把所有的阿拉伯人，不論天主教徒或者回教徒，都在同一歷史、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的旗幟下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凡是中東和非洲阿拉伯民族所組成的國家，都可以參加到這個聯邦裏。這個運動果真是獨立、民主的原則，那是很好的。

可是在這個口號下，某些人却另有意圖。有兩位國王，會很積極的從事關於阿拉伯聯邦的組織工作和進行籌備事宜。一位是反對民主的埃及國王法魯克，他覺得阿拉伯聯邦一旦實現，他本人可能當回教主。另一位是沙特阿拉伯國王伊本沙特，他也覺得自己有當回教主的希望，他們的着眼點是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民族的獨立與團結。伊本沙特和美國有很厚的交情。一九四三年秋天，他的兩個兒子會爲白宮上賓。而同年冬季，他又盛筵款待中東美軍司令羅伊斯少將率領下的美國軍事代表團。接着美國對他有很多的帮助：供應軍火與民用品、借貸白銀、派遣農業委員會……正在需要援助而厲行「新政」的伊本沙特，當然對這個知遇心滿意足，於是美國租得了油田，法魯克是一九三六年接位的，那年正是埃及和英國締約，取得對內自主的年頭。這兩位抱有雄圖的國王竭力想阿拉伯聯邦早日實現，而關於這個問題，英美也非常關心。

（載解放日報）

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途徑

英共副主席 杜 德

英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曾經通過了一個「關於猶太問題與巴勒斯坦的決議」。這個決議，在目前的英國工人運動中，必須作為對巴勒斯坦各種困難問題能獲得更清楚了解的基礎。毫無疑問，對於歐洲殘餘的猶太人的同情的感情，在英國的左翼陣營中已引起了混亂，模糊了這個問題的本質。

黨的決議很清楚的說明，巴勒斯坦各項問題的所以產生，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殖民地。它有着關係重大的戰略地位，它關係到中東的煤油供應問題，它扼着英帝國交通的咽喉。巴勒斯坦在國際聯盟時代，它是被作為一個代管地來統治的，由於這，和任何其他被壓迫民族一樣，他們的能力因抑制而減低了。也由於外國統治，使得內部的衝突更形劇烈增加，使他們沒有產生出足以解決內部衝突的條件。

只有一個獨立的和民主的國家，才有可能保證像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自由和平等權利，並解決現存於這兩個集團間的經濟政治衝突。

十八次大會的決議中說：「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巴勒斯坦，才是阿拉伯人和猶太人能够充分團結和發揚

光大的唯一條件。目前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所面臨着嚴重的經濟問題，只有依靠兩個民族共同團結合作的鬥爭才可以得到解決。也只有這樣的團結合作的鬥爭，才能够終結錫養主義者（註）的獨佔工業農業的政策，對進一步的發展兩個民族的工業才有保證，并由此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起民主的政府。」

跟着，另外一個問題就來了，巴勒斯坦的回猶兩族人民能够團結合作嗎？這兩個民族有着共同的需要，他們需要反對剝削制度，他們所要爭取的是民主權利，這就說明了他們已經有了共同合作的基礎。但是，一直到今天爲止，帝國主義的分化政策還是成功的，他們把這兩個民族交給蓋漢們統治着，使這兩個民族永久在他們的極端份子手中翻筋斗。

因之，在目前，特別感到需要的，在巴勒斯坦需要有一個團結的共產黨。有了這麼一個共產黨，才可以擊敗目前尚仍佔着優勢的分化兩個民族、使他們感情陷於水火的政策，而把他們團結建立起來。不幸得很，直到今天爲止，巴勒斯坦還沒有出現這麼一個團結的共產黨，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他們各自的政黨都是分開來的，猶太人的共產主義者們有他們的共產黨，阿拉伯的共產主義者們，又有「阿拉伯民族解放聯盟」，至於在猶太民族中的其他的所謂共產黨的團體或「協會」，實在還道不出什麼重要性，他們目前所關切的基本上還是在那裏搜尋一種共產主義的公式，來掩蓋他們接受錫養主義的要求，無限制移民並建立猶太國的實質。

這些組織的變方，都充分的表明需要這種團結，回猶兩個民族的工人們，最近在「黎巴嫩軍用工廠」罷工的聯合行動，便是最好的明證，他們也歡迎這種合作的出現。很清楚的，在工人們聯合行動的這種基

礎上面，大家也在開辯論，進一步合作的問題，其結果很可能產生一個共同的綱領，在巴勒斯坦建立起單一的團結政黨，照顧到回猶兩方面的利益，而執行共同爭取巴勒斯坦自由民主獨立的政策。新太共產黨報紙的銷數近來已有大大的增加，在猶太的議會當中，他們已取得了三席議席，不久前，他們召集了全國第九次代表大會，研究了許許多多的重要問題，他們在最後發表的宣言中說：巴勒斯坦問題，過去是讓巴勒斯坦如何從帝國主義者統治下解放出來，現在還是一爲民主而鬥爭將有利於巴勒斯坦所有的回猶兩族的人民，猶太民衆和阿拉伯民衆的利益是一致的。爲回猶兩民族合作的鬥爭，爲巴勒斯坦民族平等權利的鬥爭，是我國爭取民主獨立的唯一道路。

一大會認爲盡一切努力實現和回教進步力量合作，特別是阿拉伯民族解放聯盟合作，是我們黨的最重要的任務，我們必需在這樣一個目標下，在一個共產黨內完成政治的和組織的團結。

阿拉伯共產主義者們的報紙，在阿拉伯語居民當中是傳播得很廣的。阿拉伯共產主義者們在阿拉伯工人以及工人的職工會中起着領導的作用，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和海發兩地，他們的領導作用，更顯示得異常分明。在數月前，阿拉伯職工運動把他們的陳舊的領導推翻了，最大多數的職工會，現在已在進步的領導下，這次參加巴黎世界職工聯盟并獲得承認的，就是這些有進步領導的職工會。

阿拉伯的共產主義者們，他們在其發表的聲明中，堅持所有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們，應當把錫養主義和爲猶太人民的政策分別看待，同時又堅持阿拉伯民族運動必須排除恐懼猶太民族的觀念，用正當的方式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巴勒斯坦國家內保證自己的權利。

在另一個重要聲明中，他們說：「我們不能不把那些反對我們并企圖征服我們的錫養主義運動和努力減輕他們苦難與恐怖的猶太人二者之間有所區分。由於我們的運動對於猶太居民無選擇的採取否定態度，已經遭到了不少的阻礙。我們採取的這種態度，在巴勒斯坦已大大地幫助了錫養主義者，而使得我們得不到全世界進步力量的幫助，因為我們的運動，在進步力量的眼中看來，祇不過是一種以反對猶太人為職志的狹隘的種族運動而已。」

我們如果看清了猶太群眾所以支持錫養主義者，只不過是爲了在將來巴勒斯坦的解放時可免於不安的話，……我們應當把我們運動的目標，放在保衛巴勒斯坦所有一切居民的充分權利與平等這一方面。」我們可以從以上的事實中看出來，不管今天的困難多麼大，在組織上是多麼不統一，進步的力量是正在向着團結的方向上鬭爭，從這一目標出發的真正的基礎現在是有了。

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團結的共產黨，把回猶兩個民族團結在馬克思主義的綱領下，來爲爭取巴勒斯坦解放、爭取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權利、以及在政治和經濟共同要求上採取聯合的行動，將是向前進步的一大躍進，我們必須把所有已經認清了什麼是侵略的、反民主的政策的人們團結起來，反對舊的除了流血一無是處的領導，爲實現全巴勒斯坦的利益而鬭爭。

巴勒斯坦目前的局勢，已到生死關頭，貝文所申述的英國政策，對於阻止錫養主義雖然不無好處（貝文主張定額移民對於錫養主義的無限制的復國運動自然較好），但很清楚的，他把歐洲猶太人問題和巴勒斯坦問題割裂開來了，對於究竟怎樣來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是沒有好處的。因爲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只有

經過有關於憲法會議以後，才可以成功。那就是說，只有在回猶兩個民族團結起來，爭取一個自由而民主的國家，消滅種族主義，才可以獲得成功。舉例說這一點，是巴勒斯坦各共產黨黨費最爲迫切的任務。（鍾顯譯自一月五日世界新聞與評論，載於三月十日解放日報。）

（註）錫安主義，是一種東歐的民族主義，它的目標是重建猶太國，並將阿拉伯人排斥出巴勒斯坦，該項主義創始於一九一七年。其中心領導組織分設於倫敦和耶路撒冷兩地。

敘利亞與黎巴嫩的獨立鬥爭

蘇·阿爾古斯

奧多曼帝國的遺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古老的土耳其帝國是列入了戰敗國。這一個土耳其帝國，數世紀來一向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之一，它因戰敗和國內腐化而損失了土耳其自己本國以外的大部分領土。它在近東的領土，按照十九一六年五月英法兩國所簽立的條約，墮入了大不列顛與法蘭西的勢力之下。巴勒斯坦和約旦，變成大不列顛的委任統治地；敘利亞和黎巴嫩則成爲法國的委任統治地。伊拉克，即古代美索不達米亞，變成了英國代管的國家。一九三二年，伊拉克和大不列顛訂約成爲獨立國，不過還是受着大不列顛的緊密的束縛。伊拉克，由於石油蘊藏豐富，所以在近東政治上起的作用很大。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面再說。阿剌伯半島分成沙地阿剌伯和葉門兩個獨立國，猶如有幾個屬於大不列顛的小獨立國一樣。

所有這許多領土都是有着重要的戰略意義的，除了伊拉克的重要性是由它的石油所決定之外，其他各地都因爲是位在地中海東南岸（列些特）和紅海全部西岸的關係。

在土耳其統治之下的敘利亞是完整不分的。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分裂成了五個邦國：(一)

- (一) 黎巴嫩共和國，
- (二) 塞巴教共和國，
- (三) 拉他幾亞 (Lebanon) 地方，
- (四) 幾貝爾德路斯 (Jabal Druze) 地方，
- (五) 亞美利加 (Amir) 地方。

敘利亞和黎巴嫩等五地五個邦國中最大的，本來都由各自的政府治理，它們也有它們自己的議會。但是這五個國家都無力抵抗外侮，據法國軍隊的法國高級官員，拉他幾亞和幾貝爾德路斯兩地方是由直接受法國政府節制的政府統治的，幾貝克亞歷山大勒達原是自治的，但在一九三八年時，法國和土耳其訂立了一個協定，按照該協定，有六、五〇〇名法國兵和二、五〇〇名土耳其兵開進這一個小地區而成立了土法兩國政府。

於是面積五七、六〇〇方公哩和人口二、六〇〇、〇〇〇的敘利亞領土分割成了五個「獨立」的邦國，它們有着各自的政府，各自憲法和各自的國旗。這各委任統治國爲了易於控制而這樣做的，但是這些國家還是不容易控制。

敘利亞的獨立國爭

敘利亞各邦民族從來沒有終止過他們的獨立國爭。自從一九一九年以來，發生過內戰和流血暴動達六次以上。一九二五年，敘利亞首都大馬色發生過非常嚴重的民族運動，同時德路斯各種族也周期地向法國

軍隊進行堅強的鬥爭，其中支持最久的是從一九二五年拖延至一九二七年的暴動。一九三六年，大規模的罷工和嚴重的武裝衝突波及敘利亞全境。民衆拒絕接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訂立的法敘友好同盟條約。法國高級委員的答覆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解散敘利亞議會和通過一個傀儡總理來統治。這在敘利亞人之間引起了極大的侮辱的感覺，因此他們展開了新的罷工和武裝暴動的浪潮，結果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中，那傀儡總理被逼退職。議會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推選出來的敘利亞共和國總統以及在同一個時候組織成的政府，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中全體辭職，對法國人不履行讓敘利亞完全獨立的諾言表示抗議。於是法國高級委員立即宣佈廢止憲法，並在他領導之下設立一個行政委員會來統治國家。

上述敘利亞人民爭取獨立的史略，對其他幾個以同樣行動反對法國統治和爭取獨立的邦國也是適用的。

法國一方面努力加強它在列些特的支配權，一面接着來了一個允諾敘利亞和黎巴嫩分期完成獨立的戰術。法國和敘利亞及黎巴嫩兩國訂立了條約，約定該兩國在一九四〇年獲得完全民族獨立，但是法國仍舊保持在該兩國有駐兵之權，甚至在宣佈獨立之後，法國還要在敘利亞駐兵五年，在黎巴嫩駐兵廿五年。該兩國的民族運動一直沒有同意這條約。

英法兩國的競爭

近東的局勢，由於大不列顛和法蘭西兩國暗中進行霸權之爭，因此變得更加複雜化了。在這鬥爭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石油。看了下一事實，這種情形就可明白了：伊拉克的豐富的石油資源（摩蘇爾石油）是由

一個石油開採區開採的，在這一個開採區中，*North Persia* 公司，英國與伊朗的公司，一個法國集團和美國各公司合組的一個銀團，各佔其中的百分之十三又四分之三。這石油是用雙重的油管從摩蘇爾油田汲到地中海去的，其中一個出口是在英國人管理之下的海法，另一個則在法國人管理之下的敘利亞。不說另外關於例如影響阿刺伯世界等等的問題，單單是這一事實，就足夠說明英法兩國競爭的原因了。

敘利亞和黎巴嫩在二次世界大戰中

一九四〇年法國戰敗之後，敘利亞與黎巴嫩進入維希政府管理之下。維希政府預備把這些領地變成希特勒進攻全部近東和中東的跳板，在法國戰敗時，敘利亞和黎巴嫩地方正集中着協約國的大軍，不過指揮權却處在維希系將領手中。維希政府曾和希特勒進行談判，想把敘利亞和黎巴嫩轉變成希特勒進攻近東的跳板。一九四一年，英國軍隊和戴高樂的軍隊進佔這兩個國家，同時英國和戴高樂允諾敘利亞和黎巴嫩獨立。但是歐洲戰爭停止之後，敘利亞和黎巴嫩仍舊沒有得到實踐獨立諾言的滿足，英法兩國的軍隊仍舊像從前一樣的駐在這兩個國家。

群眾運動的新浪潮

一九四五年五月底，法國戰高樂政府增遣援軍到敘利亞和黎巴嫩去，雖然該兩國政府會知照法國，萬一再有軍隊開來，局勢定將更加惡化。黎巴嫩總理同時透露消息，法國駐敘利亞和黎巴嫩的全權代表貝將軍會向該兩國政府提出備忘錄，內容據黎巴嫩總理說，是要求「允諾法國在列些特擁有與列些特的主權相抵觸的特權地位」。當法國軍隊抵達敘利亞和黎巴嫩時，兩國之內掀起了廣大的群眾運動，發展到極點

時演變成與法軍武裝衝突了。鬥爭遍及全列些特，繼續了許多天。敘利亞首都大馬色經常被轟炸，因此敘利亞人民受到了極大的損失。

大不列顛登台

五月卅日，不列顛外長在下院公佈了一個關於「敘利亞的嚴重局勢」的報告，同時聲明，不列顛政府認為不能再對這種局勢保持置身事外的態度了。而且他說，不列顛政府已通知戴高樂，表示不列顛政府非常遺憾，爲了防止再有流血事件發生起見，不得不命令不列顛駐近東軍總司令進行干涉行動。一首相邱吉爾請求戴高樂命令法軍停止開火和退回軍營，以免英法兩國軍隊之間發生衝突。

同時，有一艘不列顛主力艦駛抵黎巴嫩首都貝魯特，而在敘利亞的英軍坦克和裝甲車佔領了全部法軍營房周圍陣地。

戴高樂責難大不列顛

英國這種行動結果引起了法政府向英國提出嚴重抗議。六月二日，戴高樂在巴黎某次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說駐在敘利亞和黎巴嫩的英軍在數量上大大的超過了法國駐軍。許多英國特務人員，戴高樂說，在當地煽動起了反對法國人紛擾和武裝行動。不列顛首相邱吉爾以一個相對的聲明來答覆這一責難，他說戴高樂的話並不確實，「當法國和敘利亞及黎巴嫩兩國政府之間能獲得協議和當該協議實施之後，他（邱吉爾）願意命令英國退出敘利亞和黎巴嫩。」

法國報界爲了英國人干涉列些特的事情而對英國大肆攻擊。

例如時代報 (The Times) 寫道：

「英國恐怕它的帝國受到威脅。想以兇殘的反動行爲來挽救它的威信，這種反動行爲竟頑強得超過了預料。」(林之簡譯，載於時代一四六期。)

埃及人民的獨立鬥爭

埃及是地中海的門戶，是英帝國控制亞洲殖民地的交通孔道，盛產穀物與棉花，為英國紡織業的重要棉花來源地。

埃及早先是土耳其的附庸，自蘇彝士運河的股票售與英國後，英帝國主義更進一步藉口鎮壓回教反抗運動，在一八八二年駐兵埃及，從此這非洲古國遭到殖民地的命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英國公開宣佈埃及為保護國。在英帝國主義的「保護」之下，埃及的棉花、穀物都被搶光了，而換回來的只是一張空頭支票。一九二二年英國為了緩和蓬勃的埃及獨立運動，表面上撤消了埃及為保護國的命令，並於次年公佈新憲法。但同時卻又規定了埃及政府須聘請英國人為司法、財政顧問，英國軍隊可以駐紮埃及、實行監督。埃及人民當然不滿這種「獨立」。當時埃及資產階級的政黨——國民黨——領袖柴魯爾認為真正的獨立可用請求方法取得，親赴倫敦哀求，無效。因此，埃及民族獨立運動愈益劇烈，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刺死英駐埃及總司令斯太克。英帝國主義便起用埃及的一群走狗，用屠殺、欺騙，撲滅了革命運動；一九三九年八月更訂立了穩定英帝統治的英埃協定。該協定要點為：（一）英國在廿年內得在蘇彝士運河區域駐軍一萬人和飛機四百架；（二）英國可以利用亞力山大及塞得兩港為

海軍根據地；(三)當戰爭發生時及有戰爭威脅時，英軍可在埃及全境自由活動。這一束縛埃及人民自由的枷鎖，埃及人民是永遠不會甘心的。

埃及會向英國要求聯結尼羅河，把蘇丹合併入埃及版圖，而英國則將尼羅河緊緊的抓在自己手裏，因為尼羅河可以統治全部流域的農業經濟，壓迫埃及。埃及的命運，是與尼羅河互相聯系的，埃及農業是完全依賴尼羅河的。在英國的統治下，埃及囤集着大量棉花（達七百五十萬噸）不能推銷，不斷縮減其種植的面積。英國給了埃及的貸款達四萬萬英鎊，形成龐大的債務。這一切，使埃及受到嚴重的壓迫，使埃及人民生活大大惡化，據埃及報紙說：一千五百萬人民過着飢餓的生活。

由於英國的嚴重壓迫，及全世界弱小民族求解放浪潮的鼓動，戰後埃及民族運動是以空前的姿態出現了。今年好幾個月來，埃及不斷發生群眾性的反英運動，要求外國軍隊立即從埃及蘇、丹撤退，完全禁止六十餘年來英國對埃及內政的干涉。二月九日，開羅學生千餘人示威，會與警察發生衝突，學生百餘人受傷。翌日，開羅全體學生舉行罷課，亞歷山大港工人亦起而示威，聲援學生。運動由反英進而對政府表示憤怒。埃及政府調動大批陸軍警察，騎兵，以及若干最大之坦克包圍法德阿威爾大學及交通中心，學生以自來水噴射對抗。二月廿三日，開羅埃及民衆又舉行反英示威，亦造成了流血慘案。事後，埃及全國於三月四日下午旗，哀悼開羅慘案死難者。國旗均框以黑邊，全國工人學生罷工罷課，商店皆關門。二追悼日」前兩天，商店門前懸以阿拉伯文寫牌子，預告「為紀念因要求英軍撤退而犧牲的英雄們，本店將自星期一日起停止營業」。各報紙也宣告停刊。亞歷山大港民衆於「追悼日」舉行示威遊行，在英軍開槍

打死埃及人十七名，傷三百餘名後，群眾亦以石子迎戰，不畏流血的埃及群眾，搗火油數次撲向警察哨站，燒死英軍警察二名、傷一名。五、七兩日該地又相繼舉行反英示威，大批學生和工人群眾蜂擁街頭，當經過四日示威中二個英兵被殺地點時，他們高唱愛國歌曲。埃及工人和學生密切的聯系起來，爲了領導全埃及民族運動，并成立了一「全國學生工人委員會。」埃及人民的反英情緒，據開羅人士說已達到了極點。

埃及的民族運動不但擴展到埃及的廣大階層，並且已得到中東許多國家的聲援。巴勒斯坦的巴布逆斯人民，擁護埃及撤退英軍的要求。阿拉伯學生舉行遊行示威，高呼「同情埃及人民」的口號。伊拉克國會議員及社會團體，一致擁護埃及的民族要求。黎巴嫩的工人宣佈總罷工，以抗議英軍在埃及之暴行。此外，南斯拉夫學生與民衆會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示威，抗議槍殺埃及人民事件。示威者在埃及公使館前集會演說，並向埃及學生工人全國委員會致同情的通電。六月初召開的中東阿拉伯國家首領的政治會議，一致主張埃及必須獲得完整之主權，英軍必須全部撤退。

在埃及人民一連串反英運動和國外各種力量的聲援下，像對印度一樣，英當局不得利用談判的方式，企圖緩和埃及人民的反英運動。談判以修改一九三六年英埃條約爲名，主要內容爲英軍自埃及撤退問題。四月下旬談判在埃及開始。埃及方面認爲英國繼續駐軍埃及乃違背埃及的國家主權，根據聯合國憲章原則，英軍須及早無條件撤退。但在談判中，英方提出了撤兵的三條件：（一）租地駐兵，即將埃及東北的西奈半島租與英國，可能尚包括埃及西部的若干海空軍基地。（二）英埃軍隊共同保衛蘇彝士運河。

在埃及人民、民族主義者的堅決鬥爭下，談判至五月下旬毫無結果。

「壓迫殖民地的制度，就必然發生戰鬥與騷動，不要忘記，經過戰爭的世界是和平民主的世界了。」

【蘇評論員談印埃情況】埃及的民主力量將會更強大起來。

戰後殖民地問題

編者 林雲
發行 大眾書店
印刷 大眾印書館
經售 各大書店

(實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再版

大家書店

KBC
F
066